

寄龕乙志



戊寅秋孟旣成寄龕甲志四卷已乃戢迹窮鄉餘又十  
旬比庚辰六上瞽官不第以大挑二等歸而待銓其季  
冬十月應慈谿志局之聘寄食谿上于今三歲鈔書之  
隙續有所綴閒及二三同志挑燈呼酒互述見聞信筆  
書之大抵及二十葉輒訂爲一冊積之又得四卷是日  
寄龕乙志循念半生濩落虛生天壤猶牽略識之無粗  
明事理雖云鬼瑣竊自埒于不賢識小而己光緒九季  
歲在癸未冬十有二月朔日丁未寫官錄福告葢自記  
于慈湖書院之會心處

寄龕乙志

自敘

一

寄龕乙志卷一

宛委山民

詩正義引白虎通云鳳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蓋有道者言侂于靈禽以風世也彼取于物無節者皆自以爲未足尔妻妾之奉不能無動于中勢必取所不當取以應其求甚者入婦言爲子孫計士大夫負時名而不免以墨敗者什九由之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吾故曰雌鳴足足所以應雄鳴節節惟知足而後能取之有節惟有鳳而後能成其爲鳳

寄龕乙志

卷一

一

荀子勸學篇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巢折中破子从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韓詩于鳴鴉亦云鳴鴉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侂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蒲風至蒲折巢覆有子則从有中則破是其病之也今有人爲兒孫作馬牛爲之求田間舍舉凡養生之具無不周且至而不知納之于禮教以植其安身立命之基其亦蒙鳩鳴鴉之類也夫余聞諸先師曹文孺夫子蕭山某氏巨富而不能教其子將从謂子佗

業勿論去畱任汝自爲之有山若干畝是產竹可爲楮計日可入文金慎勿鬻此一生衣食于是足矣旣歿其子乃亟召耳入先斥是山倉卒無應者則貶其直且不責見錢惟求署券成交易而已曰此老倦倦于此日不得與吾不可不及其未蓋棺令親見之卒埃券成而後殮若此者殆有夙業更不可以常理論

詩陳風墓門有鴉義疏云鴉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則凶賈誼所賦服鳥是也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漢僕御各隨其時惟鴉冬夏尚施之以其美

寄龕乙志

卷一

二

故也莊子齊物論云見彈而求鴉炙夫以惡鳥如鴉入家則凶人情所不願見以其味美四時備玉食乃至想像而求其炙引喻以爲雅言然則士夫生世才全德備尚已等而下之亦患無一長可取尔

水經河水注唐公房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犬吠雲中惟以鼠惡雷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時人謂之唐鼠以視暴顯點額游汎江湖相去當不啻天淵然昌黎有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用服食求神仙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固有不必強異以求同者

爾雅郭璞注

經典釋文音諫御覽作獼音同

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

長數尺似獼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卽自懸于樹以尾

塞鼻爲物捷健太平御覽引異物志云獼捷勇于猿性

怯畏人見則顛倒投擲或墮地奔走無所迴避觸樹動

石或至破頭折頸觀此知投株之兔不足多怪捷且勇

計未必見禽于人卽不免亦不過破頭折頸呂覽博志

篇云使麀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以其時顧也然則

非人能勝物物自敗余不得謂造物不仁

鉛山祝挺生同年

煥勛丁卯副貢榜名廷勳

言縣在萬山中地多母

寄龕乙志

卷一

三

猴其幽恆百十爲羣必有一猴高踞峰巔司瞭望見人

影或佗獸至則驚唬羣猴得聞之卽相率竄避別有一

猴引之若軍行之有領隊者然曰葇當歸其穴亦必埃

瞭望者囑乃紛紛散去土人能祝

呢本字

黃豆布山谷開

羣猴掇倉之則皆迷罔弭首就縛及其覺已纍纍貫索

不得遁瞭望者每觸石裂腦以夙蓋自咎失職以一夙

謝其羣也古有專閫之寄司三軍命失機覆全師則跳

身以免幸而未正典刑方且覘然視息目覩萬骸狼藉

而不之媿安得援此猴以諷之

十二支分肖十二禽見折政魏宇文護遺母書有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云云宋崇甯初巾范致虛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帝本命禁天下殺狗縣賞至二萬錢太學生或宣言于眾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未聞禁畜貓也見朱弁曲洧舊聞 國

朝吳青壇 震方 讀書質疑引之因言有藏明通報 即邸

謂之 京報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牌面略云養豕之家

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字本命又國姓字異音同况

兼倉之隨生瘡癩宜當禁革違者本犯并連當房家小

寄龔乙志 卷一

充軍 近人管同異之書古追斃圖後云自元夏溥定爲

李伯時筆題跋十有七人明初入藏之斃字悉改

爲熊或竟塗抹刮去是 直與唐之禁倉鯉魚同爲可晒

朱氏開國時已有此禁 古者不諱嫌名而此則嫌及其姓矣今人亦有以不倉

父母生肖爲孝者可謂禽視其親稍明理義者所不爲

安有一代帝王縣此爲禁至以生瘡癩患之若惟恐令

有不行而更輔之以權詐其可晒抑又甚矣且畜犬將

以飼夜不殺宜也豬則舍庖廚焉用是意此禁終不能

行不久即弛否則竟明詐尚百餘年老物爲誤不且淪爲封豕世界邪

慈谿楊理庵太史

泰亨

言海濱捕鰩魚者法于迎潮沙

積植竹竿疎密相望鰩乘潮大上初不之覺潮平猶游  
汎自如久之見竹竿戢戢動搖思不敢過比潮漸落覺  
水淺益思于是十百同力撥掉淺沙成坎窞自以爲藏  
身之固既而潮落盡四圍皆涸响沫蹶涿無得脫者物  
類之愚大抵如斯可愍也夫

理庵又言捕箭魚者

即鰩魚以腹下露骨肖箭鏃得名

平布其網當魚

來處使入水近尺許適承魚腹魚第直前腹下骨鏃利  
足以剗網碎裂乃遇網卽倒行致鏃歧罨網不可退捕

寄龕乙志

卷一

五

鰩魚者豎張其網當魚來處使迎魚鼻魚第倒行豪無  
所礙乃反勇進不悟其唇極柔軟萬不能破網而逸是  
皆鰩魚之類也余謂箭魚不知其所長而不善用鰩魚  
不知其所短而誤用之是在微物誠無足怪雖以人爲  
萬物之靈若此者往往而有焉得人人而曉之

李元熊甯化縣志志物產特詳兔下云鷹見兔卽搏然  
一搏不可得兔初亦與鷹戰或蹲身荊條下扳曲枝以  
待埃鷹反則放條一擊鷹避而上兔又奔走如是三戰  
兔力竭不能扳條而目爲鷹掣矣或不遇荊則帖地仰

臥以前足直拔鷹領毛亦再搏而後取之若遇犬則不能戰而拱手徇命諛以余所目擊有不盡然者曩在汝州時嘗攜鷹犬縱獵親見兔背毛黃黑色類沙土驟馬過之殊不能辨兔亦知人之不能辨也雖馳近之伏不動惟鷹眼疾見輒下擊攫以爪兔則仰而自擲以四足禦之高者騰上可四五尺或能逆折鷹翅惟兔鵠鷹類別一

種力鷲于鷹土人謂之兔虎

善搏兔每斜掠而橫批之然亦不能制

其命方鵠兔相持犬及之矣兔之老者猶能與犬枝梧騎及之矣則什以馬箠而獲之蓋犬足捷于馬而兔往

寄龕乙志

卷一

六

往捷于犬韓詩外傳云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非虛言也非先爲鷹鵠所攫持則逸者多矣當犬重圍乍合俊翮冲霄金眸四矚迴鶻絕捷羣犬則仰睇青雲惟伺鷹鵠之下擊隨所向而馳之馳卽張口露齧全息以赴若惟恐追及兔而不及掀其脣啟其齒也者至于黃黃驥褭之屬則惟犬足是瞻歎嘶奮迅不假鞭策與人一心彼其喜于縱獵而樂于獲禽鷹犬猶得厭膏血馬何爲者勿亦感恩芻粟思及時自効歟

往在大京兆署有餉鹿尾者都中以爲珍品張霽亭師

言督學奉天時易過之口外多鹿不甚貴重也梁劉孝儀嘗謂魏使崔劼李騫云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以爲不見典籍然則鹿尾至南北朝始重之壽亭師又嘗以熊掌醜賓齋坐中不能識蓋製自中廚行炙者初未舉其名品余以白片朱絲與所聞合以叩師果然肥美固非常羞所及宜乎孟子舍魚而取之

余每于東華道上見大象垂鼻輪囷又見橐駝羣行四蹄更如踐絮輒戲語朋好謂得此佐酒必有異味聞者笑之按陸務觀南唐書僞御廚有馳蹏餽或以像形而寄龕乙志

卷一

七

名如今越中麩肆有馬蹏酥若陳思王蹏蹏羹一器需十萬錢則八珍可九恨不得其烹飪之節余後閱北戶錄言循雷三州產黑象土人爭食其鼻云肥脛偏堪爲炙知皮相可得雖食物亦有然者

今都下先春尚豌豆苗唐韋巨源食譜有雪嬰兒一種原注云治蠶豆英帖謂英爲苗今俗偶異其目寔一物也又有剔縷雞一種今謂之雞絲其精者縷縷然疑可貫珠口之于味有同嗜者余于飲饌初不甚留意劉覽所及聊復筆之用資談助

嶺南人采梅以朱槿花和鹽暴之梅爲所染其色可愛  
謂之紅梅見唐段公路北戶錄又劉恂嶺表錄異云朱  
槿花色紅南人謂之佛桑葺落朝開插枝卽活今越中  
多以槿代籬謂之槿柳詩所云折柳樊圃疑指此然不  
間可染惟牽牛花引藤籬落間亦朝榮葺悴越人謂之  
紅花花開色淡藍如靛閨中乘曉露未晞摘之漬以礬  
水晾日中卽殷紅如膜脂用染子薑鮮豔特異幼時與  
同學戲齷古語以爲紅曲于藍可以知人之善變生質  
之美惡固非一成而不可易也

寄龕乙志

卷一

八

近時西人有照相法以木匣嵌頗黎片漬以藥水照人  
物卽畱影別以片紙榻之惟妙惟肖善寫生者所不能  
逮或以貌佳麗不難求西施于定鏡矣曾見酉陽襍俎  
記范陽山人禁彩色于水上作畫疑其誕誠爲少所見  
多所怪

綠頭巾惡謔也辛未夏偕舒芙嶠丈之汝州會大雨吏  
役迎候者皆頂荷葉禦雨丈次君積之笑謂余曰是可  
謂綠頭巾矣余曰梁蕭簪惡見人髮擔輿者夏月加蓮  
葉帽彼蓋有所受之

靈藥有起死之功記先從兄笑庵厲甬江日以過飲致疾瀕于殆醫言得天生朮可療時參將布興有爲舡艇長習聞其游奕海上曾得一朮如栗魁范黃金以爲櫝知爲珍藥雖鎔櫝取金朮則善藏之笑庵故與段鏡吾臬使光清善布蓋段所招撫者也段方備兵甯紹台道因介之求得此朮分四劑服之遂瘳方煮此朮香聞數重屋

百合味苦幽中州者特甘以其得天地中炁也辦纖長

類佛手柑最易辨識嵩山所產尤佳天生歲久者能卻

寄龕乙志

卷一

九

病延年殊不易得少林寺僧曾以一枚餽舒笑嶠丈巨如花合惜非天生者然種之已近十年儻于窮岩邃谷搜得之則亦朱艸肉芝之亞也嵩山兼幽黃精能久服功效不亞參苓

李肱枕

王逋

蚓菴瑣語載煙葉幽自閩中邊上人寒疾

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煙一斤崇禎癸未下禁煙之令民間私種者聞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因邊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余兒時尙不識煙爲何物崇禎末徧地栽種雖三尺童子莫不食煙

云云按今之鴉片道光中亦罪以殊死既無禦寒之用且耗人精血爲生民大患此物又來自印度中國財力因之外溢扁卮無當宜其禁更嚴而終不可止近亦徧地植之雖可省西洋購土俗謂鴉片爲土銀錢計臣謂爲補救之一術不知農人歆于鴉片之穫播穀者曰少不幸水旱偏災絕無餘蓄可恃土之幽中原者曰盛吸倉者因之曰多阿芙蓉幾與淡巴菰合傳而其禍轉烈矣

慈谿山中四時皆有葦生春初者曰香葦面黑而跗白

生秋冬之交者曰寒貴土音如鑄明越所同也葦土音呼潭上聲言天寒

寄龕乙志

卷一

十

則價逾貴也其色斑駁如古銅亦曰銅青葦品最珍或生于熟梅天及八月桂花蒸時種類極餘是曰櫟葦往往有毒邑人費可尊言幼時聞菴湖嶺方某曾經湖上見葦叢生極密采歸倉之夫婦焚一子一女適在外家得免方先邀鄰人共倉倉大雨不能至亦免葉縵卿亦言里人有倉葦大吐者家人盡焚吐者獨活雞犬倉所吐則皆死是人采時見其叢生恐有毒以銀鍼燈艸同煮不變色土人相傳試葦毒法以爲無害也可尊因言方所倉爲夏葦湖上故通衢行人如織皆未之見而方獨見之

亦猶一家某倉而一人獨吐舛不舛蓋有命焉其人皆  
士著能辨葷類且試之而後倉可謂慎矣卒不免中毒  
何必貪一味之甘而作鴻毛一擲哉可尊名德宗纓卿  
名意淡於府學廩生以高才同在慈谿縣志局乙酉選拔二君  
同以府學貢楊理庵太史之第三子家駒字壽孫以縣學貢太史寔主局事一縣得三拔貢又皆在志局亦一時嘉話也  
丙申加注

畫人謝偉芳亦慈谿人言粵寇之難避地王油車鄰人  
甲是夏以倉葷及其二子一夕暴舛其人小偷也先是  
甲與長子同自佗所歸先後相去僅一時許甲見路旁

寄龕乙志

卷一

七

葷叢生盡采之比子過其處葷又生之子復采焉歸而  
各言所得處以爲怪聞者皆勸其勿倉不聽遂戚其門  
其後邨人求其地覘之則葷又叢生矣劇土窮其異得  
赤練蛇蟠結以百計始悟爲虫蝮之毒偉芳因言小偷  
罪不至威門余謂充穿窬之類易爲隱隱雖不敢縣揣  
然揆之天理冥冥中當非無故也茵毒服地脈可解見  
張華博物志及陶宏景名醫別錄以黃泥調水漱而飲  
之曰地脈

宋張知甫可書云閩中有一士大夫得服琉璃法服三

十年徧身通明色如琉璃一日點炬誤落紙燼在手不  
覺火起徧身燒然如枯柴頃刻而盡以水救之亦不能  
熄近閱俞蔭甫太史榘石台仙館筆記記咸甯毛氏婢  
于空室中足踏銅火鑪倚門立舛挽之隨手化爲灰獨  
兩腳不化流膏滿地一物無所燬又記金華嫠婦其夫  
弟從窗隙見室中昏黑惟婦牀前有綵爛一綫如將盡  
之鐙破扉燭之見婦坐倚上自縊以上皆焦黑如炭惟  
口輔不焦其臭不可嚮邇足下一火鑪已冷矣且鞵襪  
不熟毛氏婢舛之夕舉家亦聞惡臭如火炙物或疑此  
婢先醉燒酒火炁熏蒸引動內火遂至自焚太史以此  
說爲近似特疑其藏府燔燒筋骨俱盡楚毒當何如尙  
能植立不動爲不可解要之與甲志所記常山獄事極  
相類可以明舛者夫弟之冤

先從兄月湖嘗醉燒酒憎不知人惟就地宛轉號呼欲  
絕急袒其腹鋪菽乳匄次又解辮汲井水浸之俄頃井  
水作酒炁菽乳亦變黃色炁蒸如煎釜上酒乳各三易  
炁始盡而熱解猶僵臥竟夕病月餘乃復故使不及如  
法治之不知作何狀酒禍亦烈矣哉

葉縵卿翁子念經嘗誤吞鐵釘用櫟炭紅糖各二錢開水調服次日炭屑裹釘從大便下縵卿博學能文兼通岐雷家言言古方或不盡可用此則親驗者屬記之以廣其傳按此方見蘇子瞻沈存中良方國朝漳浦蔡

文恭公幼孫誤吞鐵釘嘗以試之第剝新炭皮擘末調粥与倉而效紀文達公閱微艸堂筆記及梁苴香中丞

章鉅

歸田瑣記坊載之蓋經驗屢矣李杲堂

嗣鄴

文鈔

云李奎字石梁同舍生誤吞指爪寸許骸喉幾外諸醫不能療奎至請各揃指爪合煨服之可銷已而果然或

寄龕乙志

卷一

三

問此古方邪笑謔曰不然此內經所謂瘕之以其屬也近江北有姑婦勃籛者婦乘忿吞金指環瀕外或教以用羊脰骨燒炭擘末錫鏞調服次日亦從大便出見右台仙館筆記余謂醫者意也古方亦什九由物理參悟而得木寔生火火能克金取新炭者火性尤旺故凡木皆可不必櫟也羊土畜土生金故能裹而下之甲志拔肉中鍼以蝦蟆蝦蟆金精之蟲則感之以其類推此以治五金之屬可會而通之要之天以五行化生萬物人生日用亦無有出五行之外者智者善消息之而已

慈谿錢瑋園工部桐孫言咸豐己未六月中有大白魚

自暉空墮縣城凌春波孝廉鴻藻家廚下小池中其長

倍尋池不能容頭尾閣池兩闌不能動脣猶喙翕凌因

以健丁十餘舁致藍公渡俗謂之小西壩魚得水悠然而逝時

粵寇方熾識者慮非佳兆不數年縣遂陷寇果兵象也

京房易傳云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所謂道路必瀕

水處魚躍而上固不甚足怪猶云兵兆至墮自空中異

矣若魏志嘉平四年夏又月魚二見武庫屋上是年王

昶等征吳爲諸葛恪大破于東關王肅傳杜載此異云

寄龕乙志

卷一

古

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

其所也邊將其始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雖

不言墮度必有疾風暴雨挾以來蓋龍雨取水大澤纖

鱗隨之上下爲理所或有乃巨至尋丈瑋圖又云是日

暉皎無纖雲竟莫測其何以來凌氏亦第聞大聲發于

水上始集視初不見墮時作何狀也晉干寶搜神記亦

記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以爲誅楊駿廢楊后

及賈后專制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

興是其應也晉書取入五行志杜用其占是則與魏志事同而應異

者吾終以王肅所解爲腐當

博物志云蠓蝮蟲溺人影隨所著處生瘡本艸拾遺亦云蟲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廣雅作蝮蝮王氏念孫以爲蠓蝮聲之轉又云今揚州人謂之蓑衣蟲順天人謂之錢龍長可盈寸行于壁上往來甚捷按越人呼蠓蝮音轉若其休雖不聞溺影之說其畏之與蜈蚣等蓑衣蟲別一種越人謂之錢串音穿繩見之者以爲生財之祥每戒小兒女勿犯之任其來去雖俗傳不經諒不爲毒害于蠓蝮較然兩物王氏比而同之蓋未察也固知

寄龕乙志

卷一

五

蟲魚箋注殊非易事獨不解財賄之權何由操之于么磨蠕動之一物傳自何人恨不得起而問之

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鱣魚南假子曰問君子不食鱣魚豈以其有蛇性而惡之歟本艸蠡魚一名鮑魚陶隱居云舊言是公蠣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夙猶有蛇性陸農師埤雅云今元鱧是也一名文魚與蛇通烝其首戴星夜則北向今人謂之烏魚按會稽此魚極多亦多有不食之者以其戴星北向謂禮北斗也俗呼之曰烏鱧魚所在魚類不繇由其性絕躁最

能擾魚族使不得安細者多爲所蠶吞巨者亦厭而佗  
徙故爲魚戶所深惡由此觀之謂爲禮斗殆謬言也諺  
其髻鬣常有赤綫坳著老渙云此鰻綫非蛇也鰻綫者  
鰻魚初生色白如綫越人以形似名之近閱寶慶四明  
志有云江湖河中者曰慈鰻有雄無雌以影漫體而有  
子足以祛蛇變之疑而信老渙之說矣費可尊云杜湖  
瀕在慈溪北鄉有久涸地行人由之久成通途道旁有黑石

隱起如斗經過者習見不以爲意有農人荷鋤其旁鋤  
脫于柄因加楔就石敦之忽沙土橫飛有巨物破空而

寄龕乙志

卷一

六

起農爲眩什久之驚定視此物猶騰擲不已則盈丈烏  
鰻魚也烏戶蓋其首全身陷乾土不知幾日月被鋤負  
痛乃奮躍以出此則足證難外之說爲不誣可尊又言  
此魚既出去水遠終不能逸農人遂呼其侶鬻食之環  
其處百十家無不饜若肉者是能耐日久之枯槁而不  
能忍一時之痛楚過河之泣庸有及邪

余慶遠維西見間記熊夾云熊力大而勇于自見有木  
椿輒拔之必出乃喜栗栗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插木椿  
于開處羣熊遊而見之爭騎巨木力拔椿脫壯則夾腎

囊牝亦夾臀肉鈔克免者又猿柵云于山麓作龕深丈六寸寬尺許置果其中外插木爲柵空容猿手猿至闕果引手揆龕握果而拳不能出輒狂嘯人間聲從之猿益驚惶終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二事與取狴狴以履酒劇相似悍如熊捷如猿皆有術取之然必其性情爲人所得因之投所好以施機械世路險巇無形之陷阱所在多有旣不能絕物而處于獨慎勿輕示人以所好而使環伺其旁者得中之以傾我也

咸豐庚申夏有巨魚逐海舟至棟樹下渡口對渡爲南寄龕乙志

卷一

七

匯沙地猶屬會稽曹娥江下流所從入海處也江水迤東漸淺魚強進不已潮退閣沙上不得去魚腹陷入沙中背露沙上高猶隱人土人以鐵鑊劇其肉狂吼如牛鳴肉粗糙不中食用熬膏炷燈炷鮒惡觸鼻成疫則水

去余故居昌安街三里而遙

販牛骨者得領下骨一條余親見之

置修廊下長幾三十尺圍可五尺內兒鍾笠衫得脊骨半條可以擔水或剖其肚得銅鈕及人指爪斗許蓋食人不少矣是舟非其食也必欲食之知進而不知退至于屠裂而後已當止不止者益鑒諸

戊辰計偕以北路未靖由上海坵火輪船至天津二月  
初十日過黑水洋遭風幾殆是日故暉和余方倚闌遠  
眺忽見正北有黃雲如菌沖霄而起一彈指頃天色晝  
晦颶風挾鷺沙至矣急下倉坐未定萬斛巨舟掀舞如  
秋葉賊浪擊舷聲若雷霆遂眩不能坐惟堅臥聽同舟  
人嚚囁嘔噦及船身傾仄顛倒毀敷器物聲逾兩時始  
得一島旋焉舵工云是田橫島望島外洪濤接天驚魂  
猶未定也是行同舟公車四百餘人方危急中或言吾  
儕當有達者諒不至同葬魚腹同歲生鄞董覺軒

沛獨

寄龕乙志

卷一

七

舉唐曲江之會新進士三十六人同舟沈沒事余曰君  
洵多識其如言之非其時何當時四坐相覷人面皆五  
色無主惟蕭山蔡季珪

以璫

手墨卷諷誦不輟或謂之

曰廣利王方開制科嗣先生弁冕矣是科蔡竟魁春榜  
無心之謔亦自成讖也舟中有坵火輪船至十七度者  
謂未嘗遇此險烏虜嘻噓乎危哉是年又月報罷南歸  
仍坵火輪船則風平浪靜自天津展輪三日已達黃浦  
凡歷黑水綠水清水三重洋皆見其水異色處截然如  
引繩黑水如潑墨稍南度綠水則如染后綠至清水洋

波光瀲灩鞞紋細蹙鑑湖春泛無此激激也比水濁類  
黃河去吳淞口不遠矣嘗于黑水洋見巨魚百計噉嚼  
水面魚之大坎與火輪船埒相距不及十里舵工云輪  
行激水水底有聲如雷不敢近也尋常海舶遇之始矣  
鈕玉樸觚臚記琉球使云入洋有白水一綫橫互南北  
謂之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藍紅歷歷如積波而視之  
其清則一余于黑水綠水皆親驗之與河水無以異但  
燥細沙微濁尔舵工謂水色之分以深淺黑者極深無  
底以次而綠而清紅藍二洋非所經未之覩藍介黑綠  
之間不足異或疑水何以有紅色余謂歐羅巴州固有  
紅海蓋地炁炎熱時有霞光映帶色殷紅故名特琉球  
在東瀛非其地則未審其何如

劉薌谷粵屑記欽州產孔雀人家多畜之入山取其卵  
抱以母雞四十八日卵破子出初食以螻蟻三日後或  
米或穀或飯或菜皆食之頭上有翎冠數條豎起或下  
垂則病以竹篁浸水燥米食之卽癒得蜈蚣龍龜韭菜  
則體壯而毛鮮三年方曲錢日得一二至四年尾長數  
尺徧身金錢光彩奪目見人衣繡及彩禽則開其尾張

列若屏然金錢惟雄有之雌但翠綫而已小時欲識雌  
雄視翅閒純黃無黑者雄也又年毛羽豐滿生客至則  
怒啄之觀此而知物化之不可量也彼雌伏者粥粥何  
所長然得孔雀中伏之雖幽雞窠不至得母炁而成雛  
尾莊窈謂越雞不能伏鵠中魯雞乃能之不已泥乎然  
文采之成必得其所養固非雞鶩之食所可豢而其侈  
然自炫禽也有好勝之心焉若夫外侮之來拒之不憚  
而必待羽翼之成則勇且智矣

丁市春家雞伏十二卵而得十三雛疑數卵未審覆檢

寄龕乙志

卷一

三

其殼固不誤也頗以爲怪後有餉喜蛋者

卵之輟者越中謂之喜蛋

用以佐酒所謂鼻餅餽是也

剖得其一中包兩形盤伏如世傳太極

圖頭足皆具蓋雙黃蛋所成始悟前此十二卵必有雙  
黃者查喜蛋自黃白初變質及成形皆嘗審譎之大抵  
白爲骨肉黃爲臧府紀文達槐西櫟志記一鷺兩首据  
沈天錫言以爲卵雙黃者雛必枳首恐未經親論漫爲  
想當然之談

寄龕乙志卷三

宛委山民

古有入國問諱謂國君先世之諱非若君名不待問而可知也後世方面猶古牧伯爲所屬者所宜勿犯以致敬蓋盡禮而不爲諂太和張霽亭先生

涇卿

余鄉舉座

師也丙子余過夏京師先生方爲大京兆招入幕府以舉主兼府主焉書室凡兩楹外爲客坐而設書案于內室先生曰必就余談讌至輒逕趨內室余偶于曉市購得宗滌甫師

稷辰

擘窠書勤能補拙儉以養廉八言橫

寄龕乙志

卷二

一

幅先師手蹟旣素所寶貴此八言者又格言終身可行因張之坐右是日先生舉帷欲入忽返就外室坐余竊怪之越二日始悟勤字爲先生家諱亟卷而藏之書篋先生再至又趨內室矣退謂佗客彥清畢竟聰明請竟其說則笑而不言客以語余余心知其故益自媿先此之疏略太甚鳳毛溫酒能無爲劉義慶騰笑哉

明何元朗良俊補世說新語引唐元絳知福州吏白事云合依元降指揮絳曰元絳未曾指揮吏悚而退云云以入紕漏此寔嫌名古所不諱然對語則音同者不啻

直呼其名語言之與文字固有別也余在汝州時葛民

方伯紹誠方陳臬中州長葛令鍾某上讞有云葛民傾

險好訟蓋謂長葛民俗不虞二文適同臬使表惠文義

相承近于輕詆佗日手其牘示屬僚曰某性情夷險或

未能人人而喻至于席先人之廕未嘗見陵于人無事

于訟諸君可以見信卽臬司主判名亦職守宜尔非由

心好鍾令何其厚見誣也因大噓鍾聞之幾無以自容

幸方伯初不以介意第付之一笑然亦鹵莽矣人官主

季父嘗以在籍籌餉勞撫部何桂清列狀由直隸卽補

寄龕乙志 卷二 二

知府加道銜詣轅謁謝坐次問孫康山同縣人治法家

是君何物奮以同姓非同宗既而問何蔽民名維俊山

事家居宛是同宗否蓋以己姓失問也季父私以語余陰人官主

粵寇之難謂撫部年甫四十膺疆寄疏扁乃尔何以當大任耶按

南史載何敬容有客姓吉敬容問與邴吉遠近奮曰如

明公之與蕭何何撫部可謂不墮家風獨惜季父未得

此佳對也

越俗作壽藏每先爲甌椀封閱三五年中置稻穀菜油

以諛地炷吉壤炷溫則穀芽油沸又置方木衡其輕重

以諛燥溼朱書吉語其上寓頌禱而觀其色之渝否季  
父于謝墅作生壙三年啟視則爲椁者四四周皆朱書  
長命富貴字滿之敲邪斷續如初學書者所摹四字固  
木土所書不知是何怪物施此狡獪依方書作符鎮之  
再封閱三年余適自北歸偕往啟視親見兩椁書如故  
兩椁則無之矣時所聘地師周某言所見異事一家啟  
壙滿中皆屨鞵一家壙中有小兒所翫搖鼓一具并此  
而三

嘗過上海見有鳴鈺募建茅山道院者一道流以尺許

寄龕乙志

卷二

三

鐵錐橫貫兩頤錐粗如拇指于頰輔穿處護以槩色布  
頻顛作痛楚狀皆莫審其真僞近閱祝京兆允明野記

記南京婦人獨行爲遊僧齧汚并割取兩乳而逸邏者  
逐得之因抵罪訊知用乳頭皮蘸藥物黏指頂以煉指  
了無所苦云云是知二氏之徒侂于莊嚴法界以斂財  
帛有煉頂燒臂香諸名目必各有勾術以眩人觀聽不  
獨煉指爲然凡有民社之責者見有此類一以左道惑  
眾律痛繩之不爲酷

宋書樂志載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表云末世之伎

設禮外之觀足以蹈天頭以行地云云呂種玉言鯖記  
篤叉子一則引之呂長洲人篤叉子蓋吳語今越中亦  
有此戲謂之豎蜻蛉余幼時聞有邨僮爲此穢藏府嘔  
糞穢而驚人不知懲也龍舟競渡或于小艇子上爲之  
艇狹而長畫鱗爲龍形兩舷各施畫楫十餘激水如飛  
一人倒植鵠首屹然如建鐵柱謂之豎老龍頭可以經  
數時之久旣不雅于觀一或不慎瞬息之閒足以致舛  
是直以性命爲兒戲官長能申厲禁以重民命殆亦仁  
政之一事也

寄龕乙志

卷二

四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錢塘潮八月十八日臨安民俗  
大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或間空中語  
云今年當舛于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有名而未  
到者當分遣促之不與此籍者則斥去膺者甚眾民怪  
駭次夜跨浦橋畔人謗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  
折數家謗略同比潮至橋上人已滿得謗者從旁睇之  
遇親識立于橋上勸之使下咸以爲謗妄不聽須臾潮  
至洶涌異常橋數壓溺舛數百人旣而舛者家來號泣  
收斂道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同治中甬江浮

橋亦觀此變橋以鐵索連巨舶爲之維繫鞏固往來者  
日千萬人視猶莊達焉其年四月望郡人賽又都神會  
甬俗奉又都神謂主四時不正之炁爲人逐疫歲以四  
月中旬行像謂之都神會亦曰四月半會伎樂儀物導  
從極盛觀者空又赴江東當過橋行人及止橋上觀者不  
巷舉圍若狂又蚤于餘橋忽中斷巨舶或漂失或傾覆舛者強半先是  
民居橋畔者連夕間鋸物聲隆隆徹旦亦聞有唱名者  
有膺者或到或否未到者則令促之毋後期西門某甲  
者不孝其孀母是日將出母以疋屨不祥苦止之甲絕  
裾去亦舛于橋風流入海其母猶號哭招魂葬之甲于

寄龕乙志

卷二

五

徐桺泉師爲比鄰事在余未赴鄞志局前數年師爲余  
言且言是爲夷粵燹後一小劫幸免刀兵而卒罹此厄  
雖未能徧識其人然所知中稱自好者固未有與焉印  
之潛氏所記可知天道不爽

徐桺泉師諱時棟字定宇鄞人道光癸卯優貢同榜六  
人鄞章采南祭酒

蓋

王子狀元桐鄉金翰皋侍御

鶴清

乙巳榜眼錢塘洪張伯黃門

昌蕤

丙辰揆花備鼎甲時

以爲科名盛事學使則南海羅蘿邨侍郎

文俊

也余謂

師之等身著述必傳于後可以駕三君而上之師生平

于前代慕蘇文忠子 國朝慕紀文達詩古文詞一以  
辭達爲主而長于以文言道俗情尤重倫理所作古近  
體詩多至性至情語讀之可歌可泣同治己巳余以與  
修鄆志就聘赴甬師方總志事就新居城西水北閣開  
書局得見所藏書亾慮六萬卷皆手加點勘嘗欲畢經  
年之力寫其目錄而未能師故居月湖煙嶼樓藏書不  
亞于是以斟癸宋元四明六志聘某君館之于家某君  
遺火燬其居舉付一炬師委之于數豪無芥蒂遇之如  
初年四十未有子卽立兄子隆壽爲嗣爲文告祖父略

寄龕乙志

卷二

六

云他日幸而有所生必以壽爲適長越十有九年側室  
遂舉子曰隆籌師旋捐館壽撫其弟而長之逾于同母  
此二事人情所難于吾師學行特一節尔要皆得以達  
之一字賅之

偶讀近人新齊諧見鬼搶饅頭一則因憶桺泉師曾言  
有姻家營葬杖錫山甬俗曠成當就其地蒸饅頭親見  
此異饅頭大于拳驟縮如胡桃皺亦如之噉之味如麪  
筋但不間如新齊諧所記有唧唧聲尔固知志怪之書  
不盡無稽

鄞志同事袁萼齋

杰道光己酉拔貢

言姻家張某病舛復蘇云

頃聞恍惚至一衙署門前襟坐者甚眾初不爲禮有鄰

人在其中指謂同坐者曰此張學臺姪也眾丛錯愕起

立懇謝時子騰侍郎方視學山西猶官編修皆以爲冥

中炎涼之態更甚于人閒及子騰奉

其 懿旨轡慶

宮行走始知所敬在此非無謂也張又言將舛時四支

百脈如束之以帛漸軸漸緊至藏府都窄似撚成一綫

蜿蜒由凶門曲則魂已離體矣

小皋部吳十三者貨菽乳爲業二女皆嫁比鄰數年前

寄龕乙志

卷二

七

長女以縊舛初不解其何以輕生也後埒其妹言就縊

時以鄰婦有蜚語疑其爲己發擬以是思之無必舛心

也邂逅竟舛悔不可追其繩又爲家人煤以油不復能

求替因慟哭索齋薦聞其家云無煤繩事蓋諱言之然

是說未之前聞并不見他記載不審其家何以得此術

此鬼後日亦不知作何究竟

歸煞見顏氏家詛越人謂之轉煞

讀去聲或書作網

尤篤信之

所聞奇奇怪怪不可殫述余家嘉德質庫友張某舛後

有所司帳目未得明白于其轉煞夕姑置紙筆坐隅居

然啟視櫝磨墨濡筆作數行字然縈繞如蛇蟻卒無一字可辨識段柯古支諾舉云鬼書不久卽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雖其蹟不同鬼之能書則較然可見不知鬼無形質何以能運用器物如此又有親串生時好食雞轉煞所供熟雞骨全具而皮肉皆盡如洗剔尤奇

椰子厚嘗見嗜土炭者不得則大憾以爲是病心腹人余所見小兒女有喜食泥壁白堊者有喜食拭巖紙者雖撻之見血不可禁皆以服使君子下赤蟲而瘉法以

從朔日始再食七日必效

寄龕乙志

卷二

八

月朔焙使君子令甘芳剝而食之以兒生年歲爲鑿生若干歲則日食若干顆滿七日當效其有不效明月再從朔日始再食七日必效

閩客言漳州有妓工容成之術惑之者多病瘵以舛妓年三十餘才如十八九歲人是亦夏姬三少之倫蓋人祺也後與其夫反目服鴉片舛龍川棟志云管人有服金丹者不幸赴井舛藏皆化爲黃金然則服食求神仙卽不爲藥所誤亦安能違天而與命爭哉莊子達生篇單豹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餓虎餒而食之亦此

類矣東坡云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

後敢觀蓋謔而近于諷

南匯人

地屬會稽非江蘇屬縣

馬德和者余避粵寇之難嘗主其

家爲人樸訥無佗後聞其歿于水可愍也德和以購豆

麩榨豆爲油此其相也可以糞田

至嘉興忽中邪欲赴水同行者時時

戒備之因促與俱歸抵海甯去所居對渡相望一夕可

達日已向晚埃潮未發自言悶極欲散步江干其侶以

二人翼之一擊其衣衷一挽其髮辮以爲亾慮比近水

忽大呼倒擲下彈指閒已隨江滾入溝矣蓋先已暗解

寄龕乙志

卷二

九

衣鈕自衷及表如委脫挽辮者幾爲所牽及溺焉是歿

卽見臆家人言歿狀且謫其索命者是前生冤對

舒芙嶠丈族子均在汝州官署司廚甲戌四月八日病

歿至九月同事周二剛病均均魂周妻母與周對語勸

勿進官醫李三藥疾當廖自言歿由命盡亦爲李妄用

補劑所促也又言歿後于廿二日離汝州廿六日回奉

化今又自故鄉來以柩猶未歸也周命家人具冥鏹奠

豚酒艷然曰與君交好故來視君疾非獵食求餽送來

也且我歿後署中上下皆有資贈大充裕亦無須此因

刺刺語平生事久之乃去時赴其家有還訊矣所云魂  
回奉化日其母在家正于是夕惘恍不成寐其言蓋信  
相傳鬼度關津須路引見說部者不一而足均在日錄  
錄無片長焮乃精爽不昧能于三千里外來去自如觀  
于卻二剛之奠可見其生平耿介然且惓惓故人生从  
不渝宜乎冥司不以常鬼待之加之禁約也

近有異教于釋道天方以外自樹一幟不欲人事鬼神  
從其教者與一丸藥令服之卽惑易歸輒自斧其先人  
粟主粵寇洪秀泉亦奉此教所過神祠佛宇必毀其像

寄龕乙志

卷二

十

設或顛仆或剽則無一全者是亦像教之一劫矣管元  
魏祇僧瀆慶能合狂藥服之父子兄弟不復識惟以殺  
害爲事豈其遺孽歟因憶咸豐季年會稽山神像無故  
隕首是爲揚州之鎮今越人猶謂之南鎮未幾江浙郡  
縣什九陷寇蓋其諛矣

余三過伊闕有所謂九間殿者鑿石壁架巨材以覆大  
像今已全圯然當日之規模閎麗可想見也大像七軀  
丈就山石鑿成之中爲世尊趺坐山椒自蓮坐至頂可  
七十尺阿難迦葉立而左右侍高及其肩稍前爲四天

王猶三丈許其右百餘步爲三龕坵剝石爲窟所謂石窟寺者也三龕中爲釋迦牟尼左龕爲三世尊右龕爲七佛植立高不啻丈六寶相莊嚴極瑠鏤之巧不知費攻石之工幾億萬蓋折跋氏以國家全力營之其時生民膏血亦未始不耗竭于此其餘山石大小榱廁佛菩薩像幾滿蓋民化于上胥以爲功德在是而不教金身靡不胡闕則 國初已然宋牧仲聲筠廊偶筆云弟子昭詢爲狄梁公所毀其說不見佗書余謂梁公毀淫祠不聞與竺氏爲難想亦滄桑之際殘于寇盜尔

寄龕乙志

卷二

十一

介于九開殿三龕有老君洞剝石類三龕中爲老君像像後有洞窈然以淡故名石壁佛像尤夥閒以造像記皆北魏刻亾慮數十百方研香太守德林選搨十種今

盛行于世金石家爭購致之寔則此中刻像率猥瑣庸劣像記必亾一手皆由俗工信手劂鑿故字體極拙耳查者以一二人之好奇僂說亦復同聲讚歎謂爲高古非晉賢可及蟲肝鼠臂余旣嗜之不慣寔未敢謬附賈鑒家人云亦云

洛陽縣志載龍門十寺今惟石窟香山兩寺僅存香山

寺有樂天記蓋微之歿後樂天爲銘其墓以所得潤筆  
建此寺爲元相資冥福是知古人重文字雖以元白之  
交不嫌取贖又以見義取之財旣不容卻還爲故人作  
身後功德情淡灰友尤爲高誼可風

語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然粵匪之難余偕家兄奉  
母避之吳融邨鍾氏余內家也後以官兵規復郡城屯  
兵其地因與家兄謀作兩地遷避冀有一全幸而於無  
恙猶冀合居將卜宅內子禱于關帝掣籤得宋郊兄弟  
同科有巍巍科甲兩同登句欣然謂終合之兆已而求

寄龕乙志

卷二

三

得小舉部沈氏宅畱半以待家兄兄卒就昌安故居構  
屋不果來以爲簽語無驗矣居未幾宅主縣舊額曰父  
子兄弟叔姪進士蓋沈氏故科第世家乾隆己丑詩李  
詩杜以同胞同捷南宮詩李子禮因亦進士寔居此宅  
今猶僂雙進士臺門予以知事有前定關帝簽蓋指此  
其奇諛誠爲不可思議

余以同治甲戌十一月自汝州取路南陽泛白河入襄  
江月望日次安陸遇大風雪舟破敝幸爲風力挾怒濤  
掀近河洲閣淺得全寒甚蒙首蹠伏衾底中夜雪積衾

上厚尺許如臥層穴中凍欲僵不能無怨尤及開霽自襄陽達漢口又百里中見沈舟不下六七十艘皆是夕所覆于是釋然念前夕之苦而反疑薄惡之獨蒙天佑越中是日亦大風覆舟不少并不必江湖遠道歎行路難矣

是年四月中楊昉

離小舉部三里

龍見邨中望見煙塵陡上疑

爲失火繼見龍尾蜿蜒高入雲際鱗甲皆露倉頃乃隱其地屋宇多爲所毀人家篋笥之屬有擲至臬部鎮西頭者有秦氏婦聞所居室戢戢有聲恐覆而被壓趨院

寄龕乙志

卷二

十三

中忽空際墮一渾舟正中其頂立檠羣芳譜載元至正八年孔嘉大風吹一海舟至平陸高坡處離水二三十

里

原不詳所引書未知載元史否

古今異事相類如此

乾嘉閒會稽東北鄉有所謂通天黨者其魁三人杖拳勇絕人一人能履水行過錢塘江時江上尙無沙漲江面可十里許一人走及奔馬疾走時能使辮髮引向後如船牽北魏楊大眼長繩繫髻走繩直如矢不啻如是

一人嘗醉搭爆竹然之轟裂又指盡墜創瘡以斷掌擊

人猶能折人臂一人能潛行水底伏水中能至七日不

幽後以爲暴鄉里大府檄縣名捕之皆就執惟習水者不可跡有點隸于澗水中見蘆葦一片逆水行以魚網七重拚得之其六網已爲所裂矣蓋水中久伏患烝閉銜蘆以通呼吸也宋臧質逃南湖以荷葉覆頭自沈于水幽其鼻爲鄭僎兒望見射之中心事見南史比之是人猶覺其拙恃材伎而用之不得其正終于不能保身命善射盪舟固宜不得其外非不幸也又人者旣敗徒黨不復窮治余及見吳融邨人鍾邦川年七十餘矣嘗立門限上三少年幽不意并力自其背擠之欲顛之以爲笑

寄龕乙志

卷二

七

竟屹然不動自言其師亦黨人象米囊重二百斤者七能奮拳擊其中一囊迸幽數步外相傳吳融邨有井堪輿家謂之武井飲其水多力令堙之久矣

處家庭之間遇甚不肖不可無權術以濟理勢之窮余所聞兩事譎智有可取者松江徐晚香幕遊山左又十無子歸以一姪爲嗣所積館穀數千金悉以分之二姪杌無賴旣得金視徐若贅疣飲食漸不給徐謂姪牀頭金盡矣吾瘵亦不能爲馮婦念浙江多故交勉一行千金不難致第行貲及餽遺計需百金尔二姪大喜亟幽

金爲辦裝行三月乃返卸裝有二篋甚重二姪私計前  
言不謬爭奉養徐屢請出而分之徐曰固若曹物然今  
茲未可以分吾欲視若曹執耐久判多寡焉于是各盡  
力事之未幾徐歿二姪恐宗族覬覦所有爲畢器葬而  
後發發之皆瓦石也始悟爲所給又甬上有甲乙同產  
甲富早歿無子乙貧有二子而無行甲妻欲立乙子爲  
嗣思乙傾其產乃幽重金購豔婢縱與乙通既孕僞爲  
恚怒將痛挾其婢而幽之乙忤僞爲乞哀則以婢畀乙  
約以所生爲甲後及媿果得男子遂覺乳媪育之乙既  
寄龕乙志

卷二

五

內慚不復敢闕嗣其藏而甲之遺產得全

密雲縣城隍神祠四隸各繫腰牌題其名曰侯福全曰  
馮大有曰唐悅曰翟貴相傳嘉慶中四人者生同里而  
相善也嘗誓爲兄弟一日聚廟中飲酒樂甚恍惚似有  
語之者云汝輩生同樂亦願歿同事否皆曰甚願因相  
約此廟無阜隸吾儕當充此役既散歸各語其家人同  
曰是夕廟祝婁某窺神告以福全等四人來充役宜  
爲之堦像像成惟肖今茲峙廡下又富室甯某以侵兄  
產爲寡嫂所訟事無佐證官不能決俾誓之城隍神某

因詣廟自投欺陵孤寡者神極之俾無得幽廟門意必無之事姑以窳厭口云尔及禱起將幽門誤蹴門限竟一蹶而繁事在咸豐中縣人至今傳以爲神

唐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輟耕錄亦記張存幼患一目遇巧匠爲安一翬睛人不能辨其僞曾見魯山華棣生應時自琢白玉嵌黑碁子爲之亦精絕但不能轉動尔恨丁正禮不解作此致爲五官中郎所輕也華方應癸酉選拔拔貢旣文行杖重亦兼以貌取乃用此自捨卒爲白生汝礪所得然是科白華竟同舉于鄉

寄龕乙志

卷二

七

文王四乳或以八士四乳當之此穿鑿之說也先太夫人有從孫四乳余族孫省蘭亦四乳皆業賈庸庸無可稱者省蘭又年不滿二十而妖正如重瞳八彩瞿賢所以異于人者全不在此

舒芙嶠丈言業師孫竹灣先生

事倫

以名孝廉爲邑大

師主講席十餘年學博行優兼善劇飲朔望必張燕己獨據一席學子以四人爲列更迭侍飲必舉半月中肄業文字爲備言得失終日而罷及門歲常數十輩無不折服且感其教育之誠而尤以記功之過人爲不可及

與呂宰蔭圃呂侯最以文酒相知嘗月夜飲縣署有酒  
所舜歸呂踏月送之行且語不覺近書院去署里餘矣  
孫始覺曰公令君也淡夜不可以獨行仍送之返如是  
者再天向曙屠門有聲因一措而別殊有魏晉諸賢風  
致

本朝以試帖取士近更重之余幼事曹文孺師常日課  
一詩久之亦時有一得擇存三百餘篇頗自享敵帚既  
盡于燹因之怠廢其後逐隊觀場不得已求免曳白恆  
艸率塞責無復曩時精心結撰同治丁卯春督學泰興

寄龕乙志

卷二

七

吳少宰師

存義

試郡屬優生題爲扁舟又繫鏡湖邊余

走筆而成乃極豪激賞徧示學官謂泄浙以來獨此作  
愜心及今追憶眞不足副解許于萬一徒以知己之感  
沒世不忘輒坳存之云又繫山陰纜關心是鑑湖扁舟  
重眺望明鏡未模糊曉市尋梅耐春祠泊柳姑蹤教萍  
梗認渡記柳陰呼岸壑新詩料煙波舊釣徒畫圖如可  
讀風景不曾殊頗憶邀青雀相猜笑綠鳧賀家門外水  
還似往時無師尤愛結聯謂情淡一往因憶丙寅春郡  
守顧澹如師

菊生

戢山書院甄別試青春作伴好還鄉

詩亦摘結聯無多巴峽路應及浣花辰十字併爲詩人  
吐屬居諸翫悵歲星周矣山林鐘鼎未成一事半生恩  
地坎爲宿艸悲夫

越守之賢者道光咸豐間有漢軍鐵孫徐公榮己酉庚

戌大水施振有寔惠活越人凶筭後遷福建汀漳龍道

統兵宣歙夙綏澳亭 廷議優卹飭于殉難地方建立

專祠先大夫以公遺愛在越勅建祠宇于王文成公祠

右用寄越人去思公能文工詩善書書喜用雞毛筆宛

轉如志絕不露拒手獐劣狀又善畫梅花姿態斌媚不

寄寵乙志 卷二 六

揜其心肝鐵石先大夫得遺墨最多往還手牘亦不下

十餘通經寇難無片楮存致可惜也

先大夫之建徐公祠也會稽陶布衣者叩門力爭之謂

不當以俗吏溷大儒先大夫第與言引謝不與校初布

衣嘗就府試不中程爲公所擯乃傳會陽明之學號召

生徒開講社爲人強識而辯敢爲大言郡名宿多爲所

眩執贇僂弟子其寔無所有也先大夫嘗因燕閒詵不

肖曰儒者立身尚操履不當尙意氣處事當明是非

不當明恩怨能言而行不逮與言之似是而寔非色厲

而內荏有識者洞見其隱矣其後遇海琴丈之器余以  
年家子往奠且唁伯英鬻季布衣其宗人也先至已飯  
醜然有酒色余指而進之曰先生今之理學人也竊有  
所疑敢進質乎先生于敝年丈以宗誼幸臨其器謂宜  
同其休憾管夫子食于有器者之側蓋未嘗飽今先生  
怡然太和顏如渥丹何其于羣從縷絰之色不甚稱也  
容有說歟布衣默然口若鉗面益積瑟縮趨東箱咄咄  
而已

孔子于舊館人之器遇于一哀而幽涕雖非執友而情

寄龕乙志

卷二

五

有所感所謂發而中節者也乃若朋友爲區倫之一一  
夙一生乃見交情醒門于朋友器明猶哭之況以金蘭  
之誼人天永訣于此而不致吾哀烏乎致吾哀臨器不  
哀何以觀之固不僅爲骨肉之戚言之也以余所及見  
者先祖義烏公之器老友皆皓首龐眉無勿望門號慟  
哭赴靈石撫吾諸父苦次涕泗橫流及吾先大夫之器  
則平素受恩知感者非不唏噓動色嗚咽吞聲或以恐  
駭觀聽忍淚而暗泣蓋二三十年間人情非甚相遠風  
俗之厚薄則懸絕矣其最可痛恨者則弔客盈門往往

責備供張之豐嗇酒炙樵陳恣其喧笑而無識者且以  
嘉賓式燕爲孝子飾終禮所應尔器與其易也甯戚何  
勿思之甚也

往時臨章潤生吾從父兄之子之器中表婁某方課

其子與同食以有師道推之席右固遜不敢當既而曰

請以揖戰決之余曰器家非飲酒地不敢聞命因去之

婁卒不悟也然其時亦有以余爲固者可慨焉矣

寄龕乙志

卷二

三



婁卒不悟也然其時亦有以余爲固者可慨焉矣

其子與同食以有師道推之席右固遜不敢當既而曰

請以揖戰決之余曰器家非飲酒地不敢聞命因去之

婁卒不悟也然其時亦有以余爲固者可慨焉矣

其子與同食以有師道推之席右固遜不敢當既而曰

請以揖戰決之余曰器家非飲酒地不敢聞命因去之

貞檢其衷之豐嗇而亦難刺於其製笑而男仁述謹校

寄龕乙志卷三

宛委山民

讀書宜蚤起得天地清明之炁則心思開朗易于領悟

幼時每黎明入塾徐蘭舟師

諱元會稽歲貢生

猶以爲晚云前輩多雞鳴而起也然今之學者日三竿有高臥者矣甚

且俾晝作夜謂晝日人事紛沓不如人定萬籟寂此時

讀書功更倍果能夜讀自佳要當計其精力不奪蚤起

功夫俾平旦之炁勿枯亾斯可尔春秋左氏傳云晦淫

惑疾杜征南以爲晦夜也寔寢過節則心惑亂夫心至

寄龕乙志

卷三

一

惑亂尙望其讀書能有得邪甬江有賈人子席父業攤

多金伯不悅學仲稍知聚書與文士遊而學亦卒無所

成坵以習慣必挑燈始卻枕幾于終歲不見白日仲蚤

夙年未滿三十伯幸存而無子然則晏起雖于養生亦

非所宜卽此可爲炯戒

汝州牧署書室東爲芙蓉丈公暇退休處嘗自課幼子

其中與余安覩地第隔一牆讀書聲常相聞也壬申正

旦又鼓余將起焚香聞書聲琅琅達枕上清澈可別句

讀越數刻乃已旦以叩丈愕然久之云蚤起卽赴壇廟

行禮未嘗至是室以問諸子亦未開卷也後常于靜夜  
及平旦數聞之初聞聲甚近徐察之卽又若引而遠者  
始悟書室之西爲菜圃有仙爺廟北俗諱狐稱之仙爺  
爺官署必立廟當  
是狐課讀尔晉干寶搜神記吳中皓首書生偁胡博士  
教授諸生忽不見九月九日士人登山聞空窅講書聲  
羣狐羅列老狐乃皓首書生 國朝紀文達公灤陽消  
夏錄載何勵庵言明季書生遇老狐課諸狐如是我聞  
又載塾師王又賢夜過古墓聞狐窟責數不讀書者是  
則狐猶能教古今所習見儼然人也縱子弟廢學與夫

寄龕乙志

卷二

二

受人禮幣不事事而誤人子弟豈能無媿于心

上虞徐寶彝丈

名虔復道光己酉  
副榜榜名鼎梅

辛酉之難哀其詩文

叩稟走姜家渡遇賊脅之同行謾罵求从賊愛其才羈  
之不忍加害欲自殺患力弱乃縛刃于柱袒腹吞之觸  
刃流腸而死徐故冠族太翁鹿園先生迪惠與于先祖

義烏公齒會丈爲先生幼子于吾諸父行世誼同輩而  
年少以倍其登榜又及吾從兄心農爲同歲生論紀羣  
之交過從尤數余卅角時所及見博學能劇談一措就  
坐滔滔清辯如倒三峽水其英采溢于詹宇殉難之歲

年甫四十士林惋憐之按趙武安君李牧病鉤謂軀偃如鉤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纏之

以希狀如振柎韓倉惡之趙王謂見王而捍匕首王賜

武安君以縮劍將自誅字疑當作殊臂短不能及銜劍微之

于柱以自刺見戰國趙策武安遭讒而丈遇寇所以死之故

不同所以死之術則同非讀書多將赴義而苦無力或

曰古今事不謀而合者往往而有未必其懂得而取法

然則丈之智亦不亞武安矣

上元金亞匏秀才和言潘忠毅公鐸咸豐朝任雲貴總

寄龕乙志 卷二 三

督時回逆正熾前此建節者皆逍遙境上公聞

命卽集知交痛飲呼丹青圖已貌寄家毅然就道之官

未幾竟死難事聞 朝廷震悼廕其子敦禮世襲輕車

都尉加一騎都尉金陵克復之歲公先期見臆溱藩曰

吾已有家可歸從君乞骸癯送我己而捷報至溱藩使

因遣二舟送靈櫬回里瀕行并繼楮爲寓船焚之行抵

鄂又見臆二舟慰勞甚至因言吾兒見迎今至矣君等

可以反命請從此別且寄語謝藩使詰旦公子果至忠

魂毅魄其英靈赫赫如此彼夫臨難苟免艸間媮活卽

使幸逃鈇鉞生亦奄奄視息百年易盡終歸一舛同腐  
艸木其鬼不靈孰若忱慨捐生志決一朝而精神不泯  
百世下猶懷懷有生炁哉

慈谿張性如秀才

禾芬

言縣人裘廷標女字洪源未行

而源歿女逕攜一媪詣洪請報畧洪父愍女青年婉詞  
謝遣之女以舨自誓乃畱曾爲姑病再刲股平日坐臥  
一小樓足迹未嘗履地惟朝聖日必循樓梯上下竟日  
不少休閒其故則曰聞朝南海大士自舟次至山巔終  
日可達吾不能往以是代身至也將歿忽呼其戚之曾

寄龕乙志

卷三

四

至普陀者爲敘山中道路景物歷歷不爽乃曰吾昨寤  
至彼以爲心造幻境今知身到靈山矣皆謂于此可見  
卽心卽佛余則謂其貞孝之性得天獨厚故修行爲更  
易尔

甯化邱澍妻謝陵娘以甲申八月舨田仰瀆卒之難官  
欲爲請旌澍具狀舜略云旌典宜加其大幽志務求所  
安管間冒刃全姑脫夫完節孝義俱全智勇兼盡關係  
重大華袞宜先今亾妻義激一時僅完身事匹婦之諒  
窮簷寔多遇難憤舨豈無湮沒若旌一遺二豈不獨倖

爲慚且孝經大義惟在立身揚名今二白在堂顯揚未逮而旌表盛典先及其妻揆諸本懷無榮有辱又謝氏存曰井曰惟甘一旦捐軀尸讐使母外果有靈必以不及終養爲恫豈以得邀坊表爲榮凡此幽衷哀懇原鑒事遂寢見康熙甯化縣志志爲縣人李文仲

元熊

所修

自署八十三學究明季遺老也敘陵娘外甚烈又稱其事繼姑極孝其人之傳不在旌典澍狀詞義正大允爲至文若身操旌旒之枋者固不可據此以立論而疏于采訪蓋旌節之典尤將以風起善俗非第以酬窮蹇久

寄龕乙志

卷三

五

槩已也

甯化志又記諸生黃志傑還金得報事志傑肄業書舍算必歸家一日見舍外廁柱懸包袱舉之奇重俟之迄算乃收貯齋中是夜不敢歸坐以待旦果有哀號求索者自言長沙攸縣人千金行賈折閱垂盡僅餘百金將歸家別謀生計恍惚遺此諒不可復得勾外長涂矣傑舉以付之其人驚喜願以半爲酬傑笑曰吾又十無子女已產尙不知遺誰何況外物乎其人詢姓名拜謝而去次年傑遂生子其婦年亦五十矣人以爲還金之報

子極後由選貢知攸縣值失金人以年高修行舉鄉飲  
賓極循故事造門見中堂設位不類尋常香火問之其  
人言少年失金事感還金者無以酬德爲位率子婦祝  
恩人富壽多男尔極心動就視所題果其父也其家男  
婦老幼權踊而列跪階下畱上倉各剝行奉觴爲壽  
頃刻徧傳通邑空城往觀以爲異事云余逮事先祖義  
烏公公之爲義烏校官也縣大姓樓氏請謁其宗祠公  
初怪之問知先曾祖文林公

諱鳳飛  
號桐齋

嘗佐縣幕樓之祖

爲怨家搆成巨獄一家百餘口駢繫就考令君察其冤

寄龕乙志

卷二

六

不能解文林公爲之廢寢饋者象日卒平反之全家獲  
再生令君不沒公惠告以孫先生寔活汝曹因爲粟主  
奉之家廟尸祝爲報義烏公之詣祠也宗老縷陳舊事  
猶有泣下者與黃事絕類文林公後遇

覃恩贈

文林郎如義烏公官尤造化之巧示人以善報者樓氏  
獄文林公初未嘗語于家徽吾祖官于其地子孫且無  
由知先惠尤難者粵寇陷郡吾家室雖燬同祖男女少  
長無一人遇寇者距文林公燁八十餘年後人尙蒙餘  
廕因以知公佐幕陰德猶不止此

孿生子

今謂之雙生  
本論語義疏

其貌多不易別戰國策云孿子之

相似者惟其母知之是其相同也其下地又大率同時

卽偶有遲速亦斷無逾數時者則命又宜同越兪氏子

孿生同歲成諸生同歲倉廩槩術者皆舉以證星相之

可凭閱陳伯雙

懋侯

由甲科入翰林今督四川學政仲

耦都轉

建侯

由乙榜從戎今官武昌太守茲汝翼同年

翁

從弟也亦孿生余乍見竟不能辨其入仕先後及目

前仕履微不同然茲已顯達可知異時功名當不甚遠

會稽陳午亭司馬

章錫

未齋麟尹

章錄

以其生時爲之

寄龕乙志

卷二

七

號午亭與先從祖兄心農同舉道光己酉鄉薦未齋與

先從曾祖兄石湖同舉咸豐辛亥恩科鄉薦叔父新

城公以入世遲一時登科乃後一朝諱之寔則相去僅

二年計其一生祿命或不甚逕庭旣而遭粵寇之難其

封翁老矣有兩弟婦茲蚤寡守志遺孤子女三人午亭

獨任之家故儒業益之兵燹拮据事畜艱難杖柱始十

餘年後由國子監學正遷助教截取府同知分發江蘇

歷主閔行上海釐局其子秋舫名華漢由諸生佐蘇州

府幕光緒己卯復舉于鄉家業日起未齋則以鹽大使

需次維揚年未五十而歿二子皆不能自立竟相縣天壤是知星相之說雖若可凭仍視其人爲轉移至于孝弟爲人之本或培植或斲斲更非尋常小善惡之比是不可以同年而語

秋舫後更名庚經成進士官戶部主事

穀社馮鳴祥言鄉人甲行販城中日附航船往返一日辰起見水鬼十餘攀所附船舷欲上賊且思不敢行以所販歸其家父怪之具以告父怒其妄憤然代之行未里許船覆無一人免甲聞父及溺淡幸已有先見反以父不信己言爲數當遭厄不可道家兄潤香謂甲惟不

寄龕乙志

卷二

八

當溺俾先見此異以免然當其父憤然登船時稍有人心所宜涕泣挽止止之不可則宜仍請自行果余微特甲不當溺卽當溺未必不遇救以勸爲人子者乃明知此行之必危父子天性之愛視猶秦越天理人心絕矣威矣吾知甲異時之歿未必不更酷于溺

戊寅十二月初十日夜四鼓蕭山市心橋火焚舩一家三人夫婦及孀母也婦久居父家以體妊將挽其父招婿俾偕歸先一日甫還家遂及于難其曰馮鳴祥正以事赴蕭山泊舟其地親見之爲余言因言是婦何不少

遲信宿而蚤歸以及此難余謂是當與其姑若夫同盡婦不歸其家不火是年八月十九日郡城安甯橋火作亦有一媪被焚雖遇救得幽卒以焦爛外則鄉人揆女來者畱住數日而罹此厄是之謂在數不可逃

會稽山最高峰曰香鑪峰石龕璨觀世音像二月中香火極盛幾與武林三竺埒架閣連蔓傑構切雲已而二月朔夕燬于火焚外廟祝一人皆云菩薩以甚深法力一淨瓶貯四大海水楊枝密灑威此星星凡燭易易尔豈天災非佛力所能爭邪僖同治中京師都城隍廟災寄龕乙志

卷二

九

去年泰山碧霞元君廟亦焚于雷火邇來赤熛怒肆虐數數與震旦大神爲難固不僅莊嚴法界在所不違邨也香鑪峰廟祝之夙間以沈醉故然亦數應遭焚尔記所間外于火有甚異者丁丑春初同年沈蔭軒樾以將赴會試先期上墓山中祭畢命其子斂具先行已畱焚楮錢偶蕪枯艸延燒林木濃煙塞逕迷不得幽比其子久待還揆見狀奔赴已糜爛不可救其時余方畱都下同年自南中來者述之致可傷也又前在汝州時張紹騫

少尉有司閭老僕冬夜攤鑪假寐鑪火蕪破柄灼膺肉成炭危坐而僵外襲一羊裘初無燒痕鑪炭之虐一至于此又姻家東關章氏有傭媪年餘七十以主人家祭焚燎風卷箔灰入下裳頃刻燒及衷衣腹背皆爛號呼數日而終是媪曾以問遺過余家余才十齡得見之諗其蚤年嫠居長齋奉佛不聞有佗罪過得不歸之于數哉

不逞之徒或縱火焚舍宇乘居人恇擾肆掠謂之搶火所得不過財物而毀人家室或至傷人其罪蓋不勝誅

寄龕乙志

卷三

十

道光季年杭州多火災時吳文節公文潄方撫浙遇火

警必親曲彈壓見搶火者輒捕之反接投火中由是遂

戢蓋災由縱火用法嚴則無敢犯當時競傳公爲水星

降生能澹火災不必然也近日各省多人火則由撤遣

勇丁未盡得所故浙垣及兩江兩湖尤甚戊寅春夏間

吾越亦十夕九警火發往往有縱火迹幸而撲滅不致

延燒然比戶惴惴恆朝不保算是想至辛巳春忽于龐

公池狂府得一夙剖腹流腸刃傷以十數方飛牒緝凶

人旋有狂呼入縣署者自承般人事縣人阿丙也外者

是其姊夫曰阿毛二人曾同隸營籍於以叻賴被斥築  
無嫌怨是日第覺有人引之呼毛偕行或授刃合殺毛  
刃之至外則助之負夙沈諸池剖腹以納石也其時恍  
惚若醉若寤比醒悟思而思逸至南鎮又恍惚見毛拉  
之顧賒船返城中就府橋泊知爲冤魂所拊因詣縣自  
首船夫亦言上船故有二人及抵岸惟一人方漢以爲  
訝也丙詣縣已服鴟目陳詞甫畢毒發而斃毛父及丙  
母聞此坎自投丙母因言此二人游手無以謀生日以  
縱火爲事近者之灾皆由之屢禁勿悛相屠而同外始

寄龕乙志

卷二

十一

冥譴歎自是城內外稍靜謐其言蓋信

比年膏油價日昂會外洋有火油直廉而光頗民間多  
用之者因之市肆貨者日多其油遇火輒然沃以水盪  
熾辛巳春利濟橋廣貨店焚外夥交甲以入夜有市油  
者秉燭就箱注之燭花爆炸落箱中火驟然甲恐延燒佗  
物急移箱空處倉卒油盪入襟裏露油皆火遂至肌膚  
焦灼逾日而外其時用火油者稍稍懲戒然以其費省  
卒不能廢卽此可見貪小利而不顧大害人情皆然可  
爲浩歎

咸豐中洛陽有祿人曰聞先覺以幻術聚徒城市邑令馬君饗客而亾其肴偵知爲聞所攝以會其黨乃親往擒捕聞已遁僅繫其徒黨十餘人繫之獄聞故蓄髮作頭陀裝髮長被踵其曲也跨跛驢負丹黍大壺盧或見其南走遣邏騎踵之所至店舍坊言有是人過未久飛躡窮追終不能及及漢江遂不可蹤迹意其投身洪逆矣方玉峰爲余言并言其平日幻迹大率類舜時白蓮教豈聞香餘孽至今猶未殄邪

宋阿祐昌安街縫人也粵匪踞越時有良家女失身賊

寄龕乙志

卷二

十一

酋舍以財物寄祐屬善視其母及妹官軍收復郡城賊酋以女走祐乾沒所寄偁息權子母女母妹至相繼凍餒外勿顧也庚辰夏祐婦以母家貸于祐不能償微反辱憤而雉經不數月祐亦病外遺子女各一坎僮昏財物盡爲疏屬攘斂呻呻殫殫身後事不復可問聞祐攤此十餘年敝衣惡食寔未嘗享用褻縻知之者莫不爲之慨然

漢虞詡云公卿選悞容頭過身言貓犬鑽穴可以容頭卽身可過矣外舅鍾息巢先生有書樓曰修梅仙館藏

古彝器忽失去數事戶牖灶殿扁如故無穿穴迹疑不能明後得行竊者詰其何由得入云入自東壁月洞洞徑不過尺及肩必礙試令入之則甫納其首旋納一臂兩肩橫者哀矣蛇行而度裕如也是知鼠竊狗偷不妄得名精伎擊者或能脫骨節蹙縮成摺疊人先竣鍾棊人兄蔭庭名椿侍尊人幕遊江西得其傳掉臂幽倉案下不須偃僕余所目擊蔭庭又能握竹箸盈把碎之駢指斷貓竹如刀截憎蚤蝮不及有所表見負此過人之伎也

寄龕乙志

卷三

七

郡城任瀛波道光中以醫名一夕有函重幣聘之者以舟赴之幽郭可十餘里既至重門邃宇供具豐腆諗其伐閱舍胡未對診畢就舟忽悟脫帽几上未及著返而求之則白楊蕭檝巨芻巍然墓門石案遺帽存焉因悞所餉點心倉未竟舟人寫之佗器發視則蓮實皆苦棟子麪條成蚯蟻數十百猶蠕蠕動相與歐吐而歸于時競傳任鬼醫不久任竟下世其爲夙期將至鬼得而侮之歟抑鬼寔有疾亦須生人以療之歟

鶴浦鄭氏爲慈谿世族楊理庵太史爲余言鄭再僑者

移居爲方家渡人以誠篤聞嘗行商粵東同鄉某亦粵  
商攤厚資納妾于粵有二子一女而病將歿屬後事于  
鄭鄭親送其孥扶柩以歸某妾猶少艾歸舟數以人定  
潛就鄭鄭輒僞爲足轉筋字見韓非子呼舟子燂湯洗之或  
以佗故警僮僕抵家竟無所染并所寄資完而歸之其  
家時鄭年又十而無後舟子旣微嗣得其情爲鄭所親  
道之所親不敢質言微以天道福善勸之置妾遂得一  
子曰錫源今游庠矣太史嘗舉以詢錫源不知焉源以  
詢其母亦云未之前聞蓋鄭并家人不以告也余曰是  
寄龕乙志

卷二

十四

之謂陰德

理庵又言鎮海張君錫路嘗課徒邑富家東人婦嫠也  
年少有姿首而家無近族及佗戚屬其家事舉以屬張  
因之東人婦時就賓齋與語不復相回避張固誠篤能  
自信不以爲嫌也偶夏夕舉帷就寢有袒而偃臥者諦  
視則東人婦也張殊坦然若不以爲意也者曰寢乎婦  
曰然曰燠甚今茲猶未可以瞑得取涼少時睡當熟盍  
暫起小坐庭際乎婦不之測意其不爲難不忍拂卽披  
衣起甫踰闕張亟闔其戶曰宵深矣吾倦欲瞑遂下櫪

而甘寢婦始悟爲所給遂巡自去次日乃襁被託故歸  
是年遂舉于鄉聯捷成進士太史因言好色人之常情  
不見可欲斯心不亂余邂逅此不自持者或多矣張  
君能行人所難宜蒙天佑余謂善學魯男子者世豈無  
人特張之所遇雖知自愛身名倉卒之間勢不免踳愕  
而失措遷就固墮節冥冥張皇且釀成事故張惟處之  
從容不迫若有意若無意迎刃而解泯然無迹是故竺  
氏曰戒曰定曰慧三者備而後可以成道

天台周未昀孝廉

鄒兩

言遠族有名泰仙者武弁也每

寄龕乙志

卷三

五

觴客輒以其母執爨偶拂意詈且毆無復人理會天暑  
雷霆驟下業提之踞中庭其母爲搏顙求免乃霽然已  
裂其脣矣數日必于廣眾中自暴其罪并雷擊狀否則  
裂處痛楚欲舛孫歡伯熹令天台嘗記其事

未昀又言黃巖人某嘗就行家販楊梅適有邨僮亦于  
是家販得一筐其父嫌其劣不中鬻合還之僮遺餘錢  
三百筐底而忘取爲某所闕卽市以歸比僮覺錢已  
無從蹤迹父大施撻楚僮無以自明忍受而已某得錢  
未及用至中元日設供于家取以行酤甫曲戶倏遭雷

擊因自述其事而歎皆以爲僮未致舛某罰似太峻然其心則可誅

世傳強舛者需索替乃得輪迴用做小忿輕生者神道設教所以重民命雖不經猶有說若產厄則事爲生人所不能免出于不幸而舛而亦謂必須索替此理始不可解且有合之人情尤爲大不然者棲鳧趙齧臍內子媵婢巧福婿也言鄰人王長發婦魯氏孕將娩其父來揆之是夕婦寢其母引手揉己腹腹痛而寤少選遂娩初無佗疾乃下血不止次夕奄然而歿其母蓋先厄于

寄龕乙志

卷三

七

產者其爲索替無疑母女之愛非尋常可喻何至舛後無情至此時俗坎謂產厄者母女相替姑婦則否世情姑媳不相能者比比皆是卽不至勃溪亦萬不敵母女之愛產厄之相替與否乃大相反豈冥中主者故設此例以矯之邪齧臍又言婦寢中間母自言坐其父所攜竹筐來又可爲鵝籠書生之證

山陰姚錦珊

廷照

言吳介庸編修

講

嘗于下方橋張染

肆蚤起如廁見初下地嬰兒猶活有血蹟迹之至古廟有凶婦偃臥嬰其所產不能育故棄之介庸以告其

太夫人太夫人故仁慈卽居以宅中空屋俾收乳其兒至彌月而後資遣之未幾介唐遂登第介唐鄉舉于余爲同年爲人誠恪重然諾最所心折初不聞自言有此惟諗其少時業賈無意仕進竊意必有陰德今乃信之收育遺嬰盡人所能至以佗姓產婦入室世俗以爲厭吳太夫人行人所難宜天之顯示其報以勸爲善而破拘牽俗忌者之惑也

介唐今已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錦珊又言乃兄少山病劇時溪爽方守視病者聞太翁于臥室作瘵往省過中堂見門背長人不可辨履惟寄龕乙志

卷二

七

通體白色類世所傳無常者卽亦不思從而注視之其人漸蹙至與門限齊而隱次日少山遂歿因言幼時于書齋廚下見女子竊噉筭中飯怪家中絜無是人轉瞬亦不見繼而知其族兄嘗居是有侍婢以小故縊是室所見蓋縊鬼

錦珊又言水偏門外有農者一家又人一夕中暴殂惟其子猶能言自言中夜方熄燈就寢其女兒宿別室忽見偉丈夫徧體火爛光燭一室突前塞其帳驚呼家人盡起皆見鬼物猙獰滿屋一時怵眩仆已亦卷膽言訖

而絕所居臨河是夕隔岸人家聞門前有橫船者人聲嘈雜久之始寂水偏門卒亦于四鼓聞行船呼于門啟之有大烏篷船闖然入船首插小黃旗若官舫其中似有多人相語行極駛怪之而莫可究詰次日知是事疑卽是船所爲終不解其爲神靈爲鬼怪至一家暴殛非其子垂絕自言所見將懸爲疑獄矣曷在汝州聞伊陽居民于元旦一家暴殛則以黎明啟關見門外有肉餡餃子數籠北俗正旦比戶皆食此民不問所由來率家人飽噉遂駢殛是則灼然有怨家施毒然莫得主名官

寄龕乙志

卷三

六

亦無從訪緝意其致怨必非小故且必有可以威門之道不然在彼斷不忍下此毒手在此亦不宐天奪之魄于無因而至之倉宴然領之而不疑及其全家橫殛事終不白無抵罪者設無因果慘酷至此安有竟不敗露之理

自軍興而捐例輾轉推衍將以廣招徠則勢不得不賤其價下至駟僮皆得竊章服以夸市井名器之濫殆不可問甚者乳臭都有頭銜紈袴子弟益侈然自大不復知天壤更有何等人物而所見笑枋指不勝屈矣郡城

張氏子甫十齡援例得府同知銜儼然頂水晶項數珠

俗于六品以上率僮大老爺此僮不知始于何時幼時于祖遺書筒見先祖義烏

公上藩使書不過僮大老爺猶嘉慶閒事也其家人每呼之以爲笑謔是子

者習聞而以爲固然塾師傳蓮舟作楫名諸生也曾怒

其頑劣偶施榎楚輒瞋目抵拒曰窮秀才乃敢撻大老

爺王法何在傳以告其父其父反大喜而才其子爲得

體每舉以夸其客一時傳爲口實余謂黃口兒何足責

所可異者錫犢之牛尔且以余所見縱子而不受師長

約束者什常八九幽于內人之溺愛者更不勝言明太

寄龕乙志

卷三

九

祖嘗手書徵邨人李希顏號愚庵爲諸王師諸王有不率

教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曰烏有以瞽人之道

誦吾子顧怒之邪太祖意解見明史烏虐賢矣哉

某太守卽甲志所記使無訟者也守甯波餘十年每府

試童子雖庸下必不足取亦反復磨勘旬斟而字酌之

尋常一月可畢者常淹至六七旬或告以諸童候試苦

旅費不給艷然掉頭曰一主一僕所費幾何何必爲之

過慮蓋太守故任邱世族以宦裔少年登第固不識人

間寒峻一身兼作僕而猶苦乏絕也平管曾不一理民

事有一節殊快人意甬巨剎曰天甯寺主僧募鑄大鐘成刻期縣之廣作佛事士女雲集粉白臙綠者畫夜而世尊膜拜宣佛號倭卽憩僧寮作無遮會習俗相沿固不以爲怪太守先期張示禁止之僧恃檀越皆郡大紳視之蔑如屆期太守招鄞令姚季胤光字夜飲且命之盡以其役從姚故能吏逆知太守必有所用之而未之測至則縱飲甚懽酬醕逾二鼓曰可矣命撤具笑謂姚當與君有所詣余馬首是瞻姚唯唯則郡役亦畢集逕赴天甯寺坐姚山門曰煩君慎勿幽一人太守乃以

寄寵乙志

卷三

三

郡役入謂之曰自吾隸此訟庭如水苦若曹久今日之事惟力是視取之不禁雖然先畢余事則盡歐諸善女人廣庭戒以跌坐毋得動因盡縛諸僧一一痛杖之連長繩紡之樹太守乃幽姚縱諸役走僧寮檀施山積一彈指頃四大皆空回視諸善女人團伏一隅摩衣裒歛歛作風葉聲一笑去之時余以鄞志事在甬聞之謂同事諸子曰賢者固不可測邪諸子皆曰然

寄龕乙志卷四

宛委山民

明代達官雖居外縣大抵別營甲第于府治如餘姚之

孫余宗亦遷自餘姚第于忠烈一支宋季已分厓新昌之呂今呂府已分屬佗

姓孫府猶其後人居之粵寇陷郡有逆酋闕其閤敞將

入踞之見幞頭蟒服者列坐堂皇英風颯然酋爲失魄

踉蹌逸去于是孫氏先已舉族遷避鄉間無一人守宅

者賊終不敢犯至克復凡歷年餘城中大宅什九遭焚

孫府歸然獨存蓋終明世孫氏一家忠孝節義皆備非

寄龕乙志

卷四

一

特科名仕宦之盛甲于吾越固宜英爽長畱足以譽寇盜之膽也王陽明封新建伯時亦築第府城是謂伯府蓋疑于藩邸不可以姓冠其府也其故宅在餘姚縣城今爲葉姓者居之黃硯芳言粵逆平後忽有郡人奉陽明遺像叩葉門寘之而去亟追問所由則云無意中于書賈得此軸以先儒遺像寶藏之後示臆言欲返故居意存珍惜未果奉還則家人以次遭疾有外者知爲公降殃故歸之知故居今屬葉氏亦臆中所示也葉叩其姓名卒不告而退因潔聽事縣之梁閒春秋集同志展

禮致祭焉郡中先有王劉會合祀文成忠介二公先大夫寔與之所奉文成公像傳自杜尺莊徵君家余嘗從諸老後得瞻拜面淡紫顴隆起目光炯炯雖絹色黯淡精采如生葉所得未知卽此軸否

庚辰春將航溇北上道甯波門人舒翰問

嵩慶

通扶其

尊人笑嶠丈及弟藩卿區歸蓉奉化迎余書墓志銘余以知己之感極擬凭棺一慟遂枉道赴之翰問言藩卿先丈一月故以丈已病未告也一夕丈忽呼主者索銀幣云老四

藩卿行第四

向余乞用度家人漫應之叵何又怒

寄龕乙志

卷四

二

家人謂渠已外柰何不以告我蓋有所見也有鐵工故給事官署膠藩卿召之製火箸更旬日憊甚丈時已罷官猶寓汝州工因遣其婦詣寓乞引就靈次勾免周蒸人藩卿繼母也扣棺責其不應祟生人戒勿復尔是夕復見寢謂余事已了無復用汝處然汝蘊絕佳行且荐之城隍神寤而益思復詣靈次涕泣乞哀乃已後亦無佗

余客汝州時荆席爲諸暨郭台三枚

後佐唐光甫太守

咸仰河南府幕戊寅三月卒于府署妾方淑伎也服鵝

片以殉畧南旋其嫡子先以飲博數見逐于父固視乃父若贅疣至是以母妻先行以二匹付家丁伴送方忽坳傭媪痛斥之云我誠不足數汝父骨未寒忍委之僕隸扶區之謂何不悛會譴將至乃大愆待區至同行焉亦翰問爲余言余謂方旣凶風塵貞于所事至以死殉之宐乎精靈不泯能以大義凜不肖子魄也

舒翰問又言汝州後任翰子聯刺史

捷昌

名進士也初

視事有乙控丙盜其驢指驢四牙爲徵證之而信詰丙不服痛箠之已而乙兄甲至首其弟有心疾家寔無失

寄龕乙志

卷四

三

驢事力白丙冤問乙何用知驢四牙則云驢杖四牙也乃逐乙而釋丙丙可謂无妄之灾矣因是而知聽訟之難非直獄情萬變往往出于人情之外卽目前物類爲愚夫婦所能知而讀破萬卷者或倉卒爲所蒙而不覺以一病狂人偶然妄指足使凶罪橫罹楚毒一夫不獲是予之辜曷其柰可不慎

生平多水戾戊辰黑水泮之險極矣然未落水也憶又

歲時失足墜後園池中幾死

詳甲志

是年又曾墜廚前石

池池蓄水可二十石竈媪偶浸菱白其中余見之以爲

誰何誤遺于此將撈取之臂短不可得移竹倚躡而就之失足馘入池時午飯初畢廚下無一人會老僕龔祥以先祖義烏公命至後園灌秋卉過之間擊汰有聲臨視急援之出亦瀕于死及遭寇難卜居小泉部以友人王睂未館諸家埭借錢唐某君訪之大醉而歸舟至豆腐瀟雷雨將至某厲水壩猶半里許急登岸促舟人送某獨循瀟行淡灰雲黑不辨路遂墜水醉中覺安臥水底忽省此非鼾睡所旋見怒電一掣騰躍近岸酒醒矣大呼瀟旁居人杜睡熟無磨者某舟遙聞聲回權拯之寄龕乙志

卷四

四

起設少昏眩此身殆不可問

人生無在無危機有可防者有不及防者有命焉其免者幸也已卯七月十一日家祭方焚燎忽檐際承溜石墜直余平時望燎處是日以雨避檐溜遠尺許立得不壓石之長且又尺方亦尺餘適當之齋粉矣前在河南嘗訪繆少初宜陽小飲衙齋坐卷篷下桁無故隕雖坐亦僅及尺然則隨處可作巖牆觀矣至今每一憶之覺營求非分之心爲之雪淡

在汝州遇佳日輒縱繚郊原頗馳騁如志嘗與舒積之

獵城南所乘紫騮極馴得狐兔既多各下馬少憩已而復乘別有一毛色相類者爲舒僕所乘鐙左修右短不適于足舒僕潛易之既乘乃覺不及更騎兔起馬首姑趁之一兔鶻驟下擊拂馬目馬驚逸銜勒不能制鐙又參差并足力無所用狂馳区里許近邨落恐觸牆垣跳而下幸而無所傷又嘗于密雲借趙紹鑫丈聯騎遊黍谷歸及城河半渡絡首緹解絆馬足馬驚狂奔腹帶又解僅及岸亦跳而下鞍隨墜綫爲所壓少年豪縱恣臨履之戒至于一再犯之設毀及支體卽無性命憂罪可

寄龕乙志

卷四

五

贖邪并書之以志吾過

貨郎擔越中謂之袋絡擔是貨襍碎布帛及絲綫之屬其初蓋以絡索擔囊裏街且響故云小舉部鄰沈媪有二子曰袋絡阿八袋絡阿九以其業名八婦蚤外遺子女各一尙幼媪以其無母時爲之縫紉倉則哺之九有三女不暇兼顧婦以媪偏愛常出惡聲相詬誶九選悞不能禁亾何九夙竟亾後九婦倚其長女贅婿以老婿遊惰不事事女責養于母不給則以婦者母之待其姑者待其母亦常出惡聲相詬誶蓋習于所聞見以爲

固然也由魏晉以來迄于周宋法堯禪舜幾于心法相授受謂爲天理循環固足當晨鐘暮鼓然前人作之後人效之卽論人事亦勢所必至特局中人不悟余余過金墉城故址詩云受禪臺邊土未乾金墉帶后事辛酸可知間到蝦蟆日典午山河局已殘過陳橋驛詩云澶州猶記備遼時轉瞬陳橋又幽師進御黃袍剛稱體不須更裂侍中旗趙之視郭寔爲依樣壺盧倉卒備物後密于前言之可慨矣

論史之難也余曷過易水想見燕太子發賓客送荆卿

寄龔乙志

卷四

六

時長歌擊筓感慨淋漓竊意道旁屬目者保無有以此會情事流傳入虎狼秦者乎因爲小詩云白衣祖道悲歌發恍慨英雄計略靡假使筵前有秦謀何緣親授督亢圖自謂足發千古之疑近讀宋鮑彪校戰國策已有此論然余固非拾牙慧而爲之

婦人愛女習俗然也余所見鄰任氏媪甚媪有一子二女家固小阜竭所有嫁女以爲未足多方僱貸以益之積累如山弗悔也長婿秦某嘗爲錢鋪夥造僞券就交易家賺得洋銀二千圓藏媪處王者蹤迹得之將繫

赴有司秦父方在會稽縣幕介于戚友負荆寢其事而逐某某因就媪同居既以行賤不齒于人則易姓名曰

趙渭川夤緣爲慈谿縣令司閹鬻獄獲多金大得志適

舉一子恐其不育媪爲就彼教所謂四眾者市經佛

之經

名類不一佛則宣阿彌陀佛號而已是皆奉釋教者自修淨業俗謂以錢買之即可作冥中錢帛不知誰唱此說愚夫婦無以媚神鬼于是媪子錦榮婦方婉中崇而不篤信者

病蓋涎媪所市經佛而集也皆咎媪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余謂媪之愛媳萬不如女正可謂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余或曰子之言則然然婦外媪且無力更娶卽

寄龕乙志

卷四

七

曰不愛可謂不善用愛矣余曰天下能權利害以用愛者幾人哉于任媪乎何誅

媪之夫任甲爲其中表某乙司會計乙嘗豔一孀婦謀

爲妾婦矢志不可奪甲爲多方設策竟致之未半稊甲

病外死時仿佛若有所見或曰毀孀節者乙也甲徒效

犬馬余卽故夫有靈修怨當有在余謂罪莫大于逢惡

甲于乙爲至賊不問是非惟求厭其欲以逢迎之乙罪

誠難末滅然導之者甲也宜其先奮短折之報抑安知

乙之終無殃禍所爭遲速余吾方將觀于其後

越俗病者將殯則必市經佛焚之以黃紙包其灰置逝者掌中謂之三十六包以爲入冥打點官司之用或倉卒未及購致有忍殯以待者設不及待而殯指伸不得握得而焚与之乃握所聞如是者比比俗益神其事大率生前習聞是說及其將殯雖神識渙散猶結念以爲必須之物待之而瞑若殯掌得灰而握蓋初殯生炁未絕偶伸其指如焮而猶視之類歟紙灰餘熱則筋絡驟縮儼若有爲而然其理非常人所能測立其惑也鄰有孀子甫周歲其父母愛之甚焚与之亦能握固是其生也尙無識知豈知索冥貲哉

寄龕乙志

卷四

八

所識紈袴有嗜博者博徒設局誘之酣賭密室中約以天曙而輟紈袴故善博明星晷晷猶未遂所欲則集絮被幕窗戶不使露天光并浚溺臭移置坐隅時進點心以餽之比傾所有然後撤幕紅日冉冉可中庭矣方致賊詰蓋已再度昏朝而長夜始旦也兄子慶曾笑其憤憤余曰此襲宋景文謨客故智

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然亦多此

一舉彼溺此者爲花骨頭攝去魂魄不至一敗涂地終無清醒時卽不施重幕亦未必見天日也

葉縵卿言幼時嘗于家塾借學子二散學過左衛日已  
嚮晦見閨中若有物類銅鉦懸壁閒微動搖諦視之則  
巨人負牆立所見其首也色如灰慘澹可怖二學子  
從諸後其一人亦見之以問縵卿知所見同驚唬而奔  
縵卿亦駭絕隨之奔轉思得審鬼物形狀亦佳以火來  
照則無覩矣卻後一日同居族兄某以微困就牀小憩  
方引手鉤帳忽驚躍攀牀程而僵不復甦疑卽所見物  
祟之

縵卿又言呂子董岳嘗觀劇夜歸遇女郎古妝絕麗一

寄龕乙志

卷四

九

婢攜坐具從之似亦從劇場歸者與偕行忽語岳曰君  
董某邪與有夙緣嘗作君家婦岳旣訝其無因而自媒  
且服色不倫定祿物以已娶謝之則曰信知君未室何  
飾詞爲歸語姑詰旦辰良當就君成禮蓋岳家有孀母  
女并此而知之比次日果升堂拜母已易時世妝行動  
如常人無佗異惟怪其來突兀而已卽亦無如之何聽  
其據小樓以居居不與人接有欲見之者介岳以請領  
之則可否則非惟不得見且與作惡劇母終以爲怪令  
岳商于蘇州以避之女已先知謂岳堂上意所不能拂

君往亦無害惟一事屬君慎勿破童體君故有仙骨異日當度君儻違吾戒不復得相見矣蓋女與岳居至是更數月初未有世俗夫婦事也岳行女遂去母偶有所乏錢米輒自至知爲女所餽亦安之後逾月不復致母無所賴倩人招岳歸養則岳已溺于花柳液蕩忘反計女餽絕之日正岳與某妓定情之夕也事在道光閒女獨居好音樂樓上時有鼓笛之聲董仰甫與同宗其太夫人嘗俟岳母親聞之徐柳泉師欲往偵以寔異聞卒不果

寄龕乙志

卷四

十

慈谿董水初秀才

繪

亦仰甫族人也言邑城某甲居驄

馬橋塢新娶得豔婦鄰宋炳者少年美姿容于甲少相狎至是時就之作虐謔偶闖入新房值甲夫婦共食更投以褻語新嫁孃覩而己甲故迂執疑婦于炳有染因之得心疾一夕乘婦在室鍵其戶縱火焚之己立橋上注視所居灰盡自沈橋下婦幸遇拯不歿甲則己溺而家室燬矣甬俗新婚無內外之別猶越中之鬪房而又加厲戚友謔浪在所不禁習爲固然無介意者甲獨以疑似膺慘禍始夙業也甲志極言暝房惡俗絕不念

授室爲人倫之始方且假狂藥以助叩叟儂薄子遂以  
閨門淑質視若尋常花柳肆行侮傷誠如楊升庵所云  
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閒有一二老成人婉詞  
諷止則斥爲腐儒惡其欺與不反脣相稽亦目攝而噴  
之以鼻孰知其禍有不忍言者哉

越俗多嫁殤者蓋愛其女欲鬼有所依或以兩性情淡  
不忍中絕故也按周禮媒氏禁嫁殤者解者以爲舛而  
求夫如魏武帝愛子倉舒明帝愛女淑粹皆取佗姓子  
女舛者爲之合葬又唐家人禮有冥婚似生前初未聘

寄龕乙志

卷四

七

定與今之生而作舛而成之者有別要之皆非禮也  
至續娶者合昏之夕必于青廬爲前室位夫婦青衣致  
祭然後就寢若惟恐逝者有知目擊新人之踐闈履發  
而妒之則更無謂矣徐山姜仲白爲其子先娉于秦未  
婚而秦女歿秦氏厚資妝嫁殤焉繼娶賀家步魯氏仲  
白以秦女非歿于姜可以毋祭命罷之其夕魯女卸妝  
卽目眩因就枕覺有先臥者遂昏不知人作靈語責其  
不修禮敬仲白往告以己意非新婦罪命登時致祭乃  
穌是雖猥瑣亦足見習于凶俗鬼猶不免

親家馬懋齋肇勳言嶧仙巖民家有姑婦居室者婦方

作炊手鏗墜破其釜走告姑姑曰別有釜戔某處可取  
易之如言取釜觸壁閒所縣竹筒墜傾香油五斤又以  
告姑姑曰此細事須用時可再購也未幾其鄰媪忽爲  
鬼所凭自言適自郡城來與某婦有夙怨問耕者得至  
其家破其釜又傾其油欲得其姑詬怒以糞婦之忿而  
輕生不意計不售今且去之惟資斧乏竭就汝求小餽  
贈不爲汝家害也媪家人焚楮錢數提酌以酒漿遂去  
因詢諸田閒果有農人見二中年婦問某婦家具告之  
寄龕乙志

卷四

三

遙見其逕入以詢婦家前事歷歷不爽二婦則未之見  
也和炁致祥誠哉是言蓋必其筮無勃溪之事故能不  
爲舍謀所中而弭可乘之隙否則箕帚諄語時時可以  
釀意外之變有不待外至之祟播弄其閒者殃禍之來  
何日之有

邨人沈慶置一妾山東人也忽病爲鬼所附云是其母  
尋蹤數月知其在會稽小皋部遍索不得偶于牆外聞  
其語識之族諸門已而幽澣衣果女也然易炁盛不得  
近今乃大減可以從我歸矣慶大憂之後竟無佗此蓋

別有邪鬼佞名以求饗祀余前記任錦榮婦則皆邨中  
匹賴之新外者凡十餘人僭婦口自言姓名語音亦各  
肖其人可辨識爲尤異于時索酒食不卽得婦則俛而  
奔或闌幽大門外邨僮聚觀笑謔不復知慚恚任媪故  
無識顧健男子八人更番守視欲僭八人者盛易敵匹  
賴鬼鬼復僭婦口與八人者縱謔叩器四達錦榮偶至  
前則僞刀杖逐之不使得近逾月乃平然自是婦行動  
終不類常人吁變已

親申家有女有潔癖所爲多幽人意表後嫁得一世家

寄龕乙志

卷四

三

子極不飾邊幅鼻垂涕常寸許或拭以衣衷食飲輒狼  
藉滿几案皆謂此女何以堪之旣合卺乃伉儷甚諧不  
久舉二子竝傳以爲異余曰好潔其性諧伉儷其情彼  
其性爲情移故也女在室所食用水必別儲之擔水惟  
取前桶而傾棄其後以爲近尻或洩烝不潔近閱宋洪  
邁夷堅丁志記濟南王生所遇女怪正同益知今古異  
間必有其偶

夷堅丁志又記河東鄭屠一則屠鄭六十臨安河東人  
臨竈燂豬若有物挽摔入釜半身煮爛外此般業不足

異近時東浦屠羊者曰必屠十餘腔熟而貨之黎明卽張設常以中爇煮將熟須張撥使上下透徹謂之翻鍋近鍋處湯水露溼必箸屐就之一夕偶滑澆失足倒植鍋中比家人知之與羊俱爛矣計一鍋十餘羊皆棄物因閱之移夙密室如常設肆俟貨肉盡乃發哀余謂屠者輪迴恆落彼道然猶在可知不可知之間是屠并無待披毛戴角其脂膏已融入肉中僕人庖廚尤業報之最彰者矣

秦某之鬻獄而得多金也有忿而自裁者于是妻任方

寄龕乙志

卷四

七

舉子秦謂是兒生而發財鍾愛之惟恐爲風日所侵閉置重幕中照以巨燭晝夜不敢息顧乳媪二人更迭乳之亦不令寢之牀任及乳媪更迭攤裒之乳媪厭苦欲遁則餌以厚直閱盛暑猶揜護如常日兒因之嬌脆邂逅被隙風輒病日以尪羸則爲之多市經佛焚之以禱神鬼兒甫周歲竟瘍又爲之繡衣文襟棺殮如成人十七日營齋營奠而葬以石椁爲起墳已而或言其地有白燈復覓地改葬鬻獄金蕩然矣知其事者皆曉然謂是兒以索逋來余曰果尔則已否則生之惟我殺之惟

我彼其幸得輪迴履人世而不使得見天日幽之以陰室而熏灼之以燭煙人炁生理絕矣非曰愛之適以害之不且又增一故戕生命之獄哉

慈谿何芝舫明經

啟綸

言泰州捕役甲嘗夏日憩涼亭

有老翁及鬻瓜者同坐翁欲得瓜療歎而無錢甲市一蒂餉之殊不置意也年餘州中巨室被劫盜魁自署其名于壁曰阮大阮二下甲名捕之不可得限迫矣正無所爲計忽遇前老翁執手款曲云久闊何倉皇乃尔得勿爲某姓盜未得邪甲漫應之則曰一瓜之惠至今無

寄龕乙志

卷四

五

以爲報盜過我姑遺積悶甲覺有異試從之至則第宅閔麗類世家旣而盛設饌具見其二子怵溫文尔正行酒炙勸進良殷酒罷目二子曰阮大阮二卽此是矣甲大駭避席則曰君勿疑今從君就獄矣甲察其意誠因曰翁幸活我苦郎君柰何笑曰是匹慮君第往了官事卽去之勿戀故業可尔甲如言以二阮到官官大悅厚犒之舜不受惟乞免役許之遂盡室以行甲行未幾二阮白晝跳身幽獄桎梏委地如蛻

芝舫又言有帛商夥行販過漢口江行向晚見黑影自

船中出掠波去異之檢行裝則帛箱已失所在直千金疑爲邪術所攝歸謝主翁旣恍惚無徵諒斥爲乾沒必責償夥無以自明姑返其處偵之桂荇臘尾佗祭特甚邂逅一老者詢行迹因告所苦老者曰此易事開歲可詣太湖瀕呼某人當有鷹者第從之宜有端緒屆期而往果有刺舟者應聲援之上水程迢遞殊不類尋常所經由久之抵山麓指以途曰循此行遇山洞入之凡幾曲當有大宅叩關而鷹宜退立遠丈許是有獠犬二繫門中門闢卽出搏人近恐遭噬也如其言果有二犬迎

寄龕乙志

卷四

六

撲一少年問姓氏畢翼之入前老者坐聽事畱小住住可經月日惟長魚大肉屬饜而已夥叩以己事老者曰諾固將爲君了之命少年導之涉園林臺榭參差景物絕麗迎面覩高樓一雉鬢倚窗立仿佛若仙子對之一笑少年卽肘之出還詣老者告以所見曰可矣君囊中物落婢子手許君璧返矣仍命少年手籥闢後戶送之羊腸數折達湖瀕別有一舟行裝畢具并所失帛箱儼然緘滕猶未啟也舟行亦大異所來徑夥歸縷述之竟莫之測

慈谿趙瑾伯戶部家薰言縣人朱阿小道光中名捕也

漢口有巨案不能破以重幣聘朱既至日游塵市物色之遇美少年冠服麗都握金泥便面障日而行朱突前拍其肩曰識我乎少年反顧曰君定朱某邪名不虛得屬有佗務未遑暇來宵幸爲我置酒期以丙夜就君痛飲敘衷曲尔朱頷之蓋少年十指纖削爪長皆數寸朱闕見其切肉處叢有鍼孔故知爲劇盜也次夕卽寓所設饌具燒燭以待適案有三國演義就燭翻閱竟扁四下寂然自語曰此君不宐見欺此時不來何也因取酒

寄龕乙志

卷四

七

炙引盡就寢明日復遇少年歌樓責其負約則曰君自不見款尔余詣君方觀曹兵下江南興甚適未敢造次至華容道義釋曹公慨然捨卷此時擬幽與君周旋君乃謂我不來呼酒獨酌君負我非我負君也然謂我不欺固知我者今且去此君亦可以行矣有餽贖在君牀頭幸勿笑其淺淺言訖一指飄然而逝返視旅榻果有裹物纍然啟之黃金十錠及利匕首一具也周視牖戶無微隙惟屋山瓦稜移動少許闖見承塵塵積有二指痕爲之毛髮皆豎遂卻聘歸自是亦不復就役以上三

則皆近時事其行迹於類劍俠傳中人楷溷迹于艸竊  
用之不得其所設幽而自効于世雖公侯干城如羅提  
督思舉桂總兵涵可也謂於世無材吾不信也

順天李小亭言傭人輩某嘗以歲除貨于烟家畱之宿  
是夜大雪沒行徑逼歲不可復住因假棗木楛揆途中  
雪深淺而行踰一嶺得方石光潔無積雪就之憩坐未  
久石忽掀動審視見石下露兩鉗類巨螯疑非山中所  
有且嚴寒亦不宜有螭姑轉石覘之則巨蠍如琵琶人  
立如將搏噬患而奔蠍已追及念爲所螫無生理遂卻

寄龕乙志

卷四

七

立以楛逆擊之蠍中楛陷雪中努力出又追又擊凡三  
度傷其背出並色淡綠黏雪不能復動遂連擊斃之大  
地凍沍蛇虫皆齧此獨非時而幽求必逞其毒其敗也  
亦宜

小亭又言有邨人入山取鹿茸見好女子前行調之女  
絕不反顧行絕捷既疾趁之忽悟深山無人蹤女又弓  
足而飄忽若此殆非人遂然所攜火器擊之一發中其  
首化火光投前山而沒相距僅里許就視得岩洞露蠍  
尾尾端幽黑煙縷縷久之方熄解衣帶曳之幽已腦裂

於洞口滑澤無寸艸白骨纍纍皆其所誘而殺之者也  
前之爲所殺者其智未必盡出此人下此人亦未必有  
過人之智中路猛省遂除斯害殆惡貫既盈宜遭雷擊  
假手于此人歟

道光中浙東多雨雹先從兄笑庵方在本道幕間之郡

紳云郡某山

言時會舉山名日久忘之

有龍潭爲蜈蚣所據樵者多

見之其類甚夥有長至數尺者未嘗螫人人亦安之龍  
則以失窟宅時來與之爭甯波多公甯龍輒攫取爲械  
每風雷交作遙擊以冰蜈蚣則吐火禦之公爲所衝激

寄龕乙志

卷四

九

散作飛雹不免傷稼後山家忽有白雄雞來就雞羣宿  
甚馴食之不甚食旦輒失所在日夕則歸歸則冠上必  
有血蹟若傷于鬥者然其家怪之密伺所往見其奔赴  
是山其夕遂不歸物理有相制者皆謂雞食蜈蚣能制  
之是雞始神物龍所引以爲助自是山中不復見蜈蚣  
豈果爲所歐耶按漢書五行志云雹者舍脅易也雹蓋  
二炁之沴若夷堅志記興隆府西山蜥蜴入井中飲水  
吐爲雹包楊錄朱子語亦有蜥蜴爲雹二事則祿物固  
能爲之又說文云雹雨穴也春秋左氏傳申豐對季武

子禦霜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公西陸朝覲而幽之則  
雷幽不震無蓄霜是窖公為甕亦不為無徵今窖公  
者往往覆穢物于廠公窖俗云龍神物遇穢則被厭故  
畏之不敢近是說也必有所受之

世傳賈秋壑玉枕蘭亭以燈影蹙其字而刻之見孔行  
素至正直記余幼時頗疑燈影照物必影大于形越俗  
牆園油坊往往揭尋丈大字于垣大率書尺許者付髡  
人以燈影拓之用此法也何以反能蹙之使小近見上  
海點石齋用照相法拓古今名蹟收尋丈于尺幅中亦  
寄龕乙志

卷四

三

有法帖精刻摹揚成巾箱小帙者賈豈先得此術歟

人以發...

男仁述謹校

戊寅秋孟既成寄龕甲志四卷已乃戢迹窮鄉餘又十  
旬比庚辰六上舊官不第以大挑二等歸而待銓其季  
冬十月應慈谿志局之聘寄食谿上于今三歲鈔書之  
隙續有所綴閒及二三同志挑燈呼酒互述見聞信筆  
書之大抵及二十葉輒訂爲一冊積之又得四卷是日  
寄龕乙志循念半生濩落虛生天壤猶牽略識之無粗  
明事理雖云鬼瑣竊自埶于不賢識小而已光緒九季  
歲在癸未冬十有二月朔日丁未寫官錄福告葢自記  
于慈湖書院之會心處

寄龕乙志

自敘

一

...



